

朝

同氣之忠功遂以宣

朝廷疇庸之大諛直令

驚夫悍卒以涕以興

而幾啖虎口數數無

孫序三

亦膽智自將而髯之

逸羣絕倫也中以宗

貴抑置不敘而予亦

以嫌不爲大言嗟乎

建昌之復除叛于掌

安喜之復攻六日而

與灤同下洎髯之帖

島衆於洶洶盡兵間

孫序四

快事然安不得與遵

陽同功而兩事亦不

得比焦爛之上客嫌

居功而遂抑諸將則

予之過也。以今觀登
卒之變，則髯之功竟
何如？予聞髯且東下，
招島人，然當姑安之。

孫序五

而後來之髯，饒膽智，
當有以處此矣。壬申
春之日，友人稚繩甫
孫承宗題。

孫序六

崇禎歲庚午，余有撫變之役，役竣述其事
為小紀。高陽孫師相序焉。今邊事紀就，奈
哲人云亡，顧安得一再評品，傷如之何。用

錄舊序于簡端，聊以寄遐思耳。

周文郁識



家大學士閱小紀答

書

每接教論覺武庫甲
兵森然具列顧數奇

家序一

多厄真令人有李廣
封侯之嘆讀紀事二
冊語覈而駭可入史
乘異日必有狐筆采

而用之者其總名卽

云邊事小紀似亦確

實未卜有當否方今

增兵加餉日益浩汗

家敘二

江南尤首當其盛不

肖亦以轉喉觸諱不

敢深言來教自是根

本之見嗟嗟今日安

得臯夔稷契韓白孫
吳申韓桑孔合爲一
人以濟此急症耶不
肖邇且病甚無足談

家敘三

當世之務矣惟吾蔚
宗實有材識可以建
樹其機會何在邁而
乘焉當勉籌之

小春廿八日延儒

再拜歲維己卯

偶輯往事。不覺成帙。乃呈閱家大學士。
題曰邊事小紀。第時方脫稿求訂。未及
請序。庚辰春。又以揚督輔命。匆匆無暇。
無何大學士亦內召矣。今諸友促余

家序四

災木。且謂不可無家序。是彗以書代之。
俟其時平錦旋日。再請一序可也。

文郁識

邊事紀序

周侯止菴之紀遼事也蓋在廣寧陷沒後云其大指以高陽幕府贊畫之時多袁督行間橐鞬之任倅而

曹敘一

其策有用有不用與夫用之未竟功之不錄噫亦難言之矣予讀之而悲侯之志焉侯之志以報國爲重而酬知己次之夫酋不

滅則大恥未雪非所以報也而見聞不的則功罪因之以不明此又侯之所大憾也高陽死于虜袁督死于辟其人已矣而誰爲報

曹敘十一

者自廣寧失已久無全遼迨高陽公出而始定議守寧爲守關于是興復關外則奴騎撤回駐師右屯則僞城震動軍勢日張奴心

漸窘故丙寅之春而袁督
得以却虜守寧至於已已
奴孽入犯人心大恐復賴
公出驅奴復土海內晏如
神京鞏固此公有大勲

曹敘三

于宗社庶幾無負
聖明始終眷顧恩遇無兩者
矣公能知人能用人而尤
能容人勿論內地遼人廢
弁潰卒而皆能收之爲已

用或其人有可疑而示之
以不疑或彼來行間而卽
因之以用其間凡此之類
則袁督有所不及也觀袁
受命出疆之日而區區

曹敘四

必以戮帥爲事可見矣但
其遣師助薊在虜未入口
之先迎敵克捷在虜已迫
畿之後則此段公案無論
予不知之卽海內之人無

有知者非侯身在行間烏能筆之詳而述之審乎至若侯懷人一念則不容已于颺颺者焉蓋時事日非人才日少今昔之感不無

曹敘五

遺歎故述往以思來其志在國而不在人也侯履危蹈險九死一生種種功苦有未易更僕數者如倉卒撫變則悍將俛首海波

不揚孤旅勦叛則轉戰數千里俘獲纍纍而大功垂成竟爲同事見忌中阻今觀鮮國咨文及諸所紀事侯真天下有心人焉何乃

曹敘六

徜徉山水放浪于方外耶豈子期沒世而伯牙絕響良材被爨而賞音無人耶雖然自齊梁以來詩賦于宵旰民生塗炭凡有血

性靡不異得一當者吾願
止菴與世挽回勿凝滯於
物也
皆
崇禎歲次壬午暮春之吉

曹敘七

西峯居士曹學佺拜撰



邊事紀序

國家自有奴既以來特遣
行邊大帥凡十數更迄無
一當其間有有其人而非
其時有有其時而非其人

萬敘一

有人時兩得而不能竟其
用者蓋南北分部訾議叢
沓功罪失實賢否莫辨故
也至於內外多故大難不
一而秉忠慕義之徒奮不

顧身有義旗首建而十萬人至死不變者千艱百阻而間關以歸正者扶綱植常而寧寸割不顧者外此則冒雪一出而轉敗爲功

萬敘二

者有之獨力排解而譁卒旋定者有之偶借前箸而以亂靖亂者有之片言尺劄而得數萬人之用者有之及夫數上書而卒使圍

城解墮城復者亦有之然而功成于不可見人亦恥于自鳴徒使忠義鬱結戾氣成災余嘗聞之而不慊近讀大將軍止菴公邊事

萬敘三

紀所載往事得失上下十數季爛焉如炬其詞約其事賅是非論議一出于正余所謂嘗聞而不慊者尤得睹其本末焉顧我明

一大文字卽鄭塩官之吾
學編王太倉之史料亦不
是過夫止菴涉海內外幾
廿載凡所幹旋規畫多關
軍國大計非止堯鑿家一

萬敘四

劔之任也至鴨江協勦之
舉功雖厄於同事而其中
作略可槩見鮮國咨文惜
乎當日無一擔承者以暨
扁舟定島變厥伐尤偉樞

輔孫公疏稱其以口舌爲
甲兵數萬兵民賴以安定
非忠足內貞智足環應者
惡能語于斯曩余司理歸
德曾左右兩臺使者治宛

萬敘五

上告密書成以徙薪名今
三復撫變紀海波不揚將
印誰佩曲徙之喻古今同
之矣
南昌友弟萬元吉題于

審時觀變消弭反側如善操者鼓柝于驚飈怒濤中而色不變非膽智練達鮮克有濟海宇方多事將伯之助良用怵怵拊髀思頗

葛敏二

牧有以哉雖然用人者不惟用之難而知之難人不惟有其敢畧者難而有其器識尤難余攷止菴所從來其孝友根于天性而好

古嗜學則更淵源且仕至將帥而貧猶寒素其不言可知昔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以說禮樂而敦詩書呂蒙就學魯肅

葛敏三

過溥而輒稱其才畧非吳下比范文正一見狄武襄卽以左氏春秋爲教岳鵬舉嘗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蓋古之議將及夫將之

所重皆以此今止菴有楚
行以趨當事之命也楚中
寇氛甚熾想亦謀將必得
如彼者止菴勉乎哉
庚辰王正人日湖南逸民

葛敏四

葛寅亮頓首拜題



邊事小紀自引

余自塞上歸諸知友多以
塞上事為問不能不答然
又不敢不盡嘗憶坡公云
季來少言笑留氣煖下臍

自引一

顧季過四十而多言亦弗
宏耶於是集塞上往事凡
公忠節義事在兩端人所
必問而我不可不告者四
卷以代口然據事直書曾

不着我意於其間讀者自
 能辨之倘謂有所期擬而
 作則不然或曰畱此一段
 議論於野亦未敢必
 周文郁識

自列二



邊事小紀凡例

- 一 紀事多躬行目擊據事直書不敢雜以已意竝聞見不真者濫入
- 一 凡紀必有年月及疏揭 旨意可按
- 一 紀次以事有大小不能盡拘年分
- 一 事中有關忠義廉能不敢因微遺略
- 一 當事二品以上者則稱某官某公某其次則名銜隔書餘則姓名直書矣

邊事小紀凡例一

- 一 凡殉忠死國雖下位亦予公稱倘敗名失節卽上爵不書
- 一 中夏土地以 [] 其外國則 []
- 一 中華姓名以 [] 其外夷則 []

邊事小紀目錄

一卷

遼西復守紀事

寧遠挫虜紀事

錦州城守紀事

遼師入衛紀事

二卷

恢復四城紀事

邊事小紀目錄

撫變紀事

三卷

修築大凌城紀事

長凌潰沒紀事

援凌紀事

孔李叛登本末耿叛附

恢復登城紀事

協勦紀事

鮮國咨文附

四卷

十三山義民紀事

柳河巡哨紀事

毛大將軍紀略

條陳揭附

何將軍小傳

劉將軍事實

蓮泊店鄉兵紀事

靖亂紀事

邊事小紀目錄

航海紀事

三

航海紀事 高人蓋以委之... 二十...

邊事小紀卷之一



周文郁蔚宗 纂

陳 瑾白岳

浙 王 慶予安 全較

郁士俊爾揆訂梓

遼西復守紀事

天啓壬戌正月廣寧陷遼以西棄不守 朝廷

震悚言者薦講官孫公承宗主兵政章十數上

邊事小紀卷一

及會推 旨下而議論猶不一宮允周公延儒

乃奮然舉筆曰此任非此人不可于是議始定

奉 旨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攝部事先

是本部尚書張公鶴鳴出視師非專官廷議別

推經略再推而及樞佐王公在晉王至關議築

重關于山海關外八里舖其說以外關破內關

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其工四千餘丈為

費百萬而樓櫓等不與焉疏上 上許之先發

二十萬已肇工矣閻監軍鳴恭袁監軍崇煥力

爭不能得袁奏記于首揆葉公向高其分理軍

需兵部沈主事祭贊畫軍需舉人孫元化亦陰

以不可聞于首揆首揆出三牘示孫公曰是不

能臆決我將親閱焉公曰是宜某往敢煩首揆

乎遂疏請出關以職方鹿主事善繼宋中書獻

隨行六月間抵關閱新城守卒用四萬孫公曰

使其不守則四萬人盡以委之虜乎抑開內關

邊事小紀卷一

入乎經略曰三道關可入也曰如此則賊至人

思逃如故也又安用重關曰當為三堡于山以

貯潰者曰如此又安用重關是時閻監軍泰主

守覺華袁監軍煥主城寧遠經略力持不可孫

公以重關無用易見也其寧遠覺華果否扼要

當衝非親度不可見欲具短服往經略固爭曰

出關一步皆西虜矣萬一公出有不虞主兵者

何以報明 天子于是至中前所而止公登中

前城遙見寧前形勢。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峙海中。與寧遠如左右掖。是必不可不守。與經略再四商之。不能得。公始歸閱薊鎮諸邊口。先以關上形勢及諸當行當罷事宜入告。七月杪抵京。八月公面陳邊事及經略本末。上大駭。令具疏聞。上卽召還經略王公以爲南樞。而八里舖之城罷。廷推經略。一時難其人。公乃慨然曰。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

邊事小紀卷一

三

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遂拜疏請行。上大悅。乃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各處軍務。許一切便宜行。公疏請兵部職方鹿主事善繼。王主事則古贊。畫宋中書獻及順天府通判杜應芳。改武庫主事隨行。八月陛辭。上賜尚方劍。銀幣坐蟒。勅百官吉服入朝。閣臣俱送至崇文門外。以寵其行。公念自古取遼必兼用青冀。今雖經理于關。而恢遼

全着。必資于海。途次遷安。卽拜疏曰。今屯大兵于山海。以選將練兵爲實事。以東連西結爲活着。以東嚮敵爲正。而以時乎彌串。時乎廣鹿。時乎覺華爲奇。蓋用力肘腋肩背之間。以擊其心腹。其應不得不分。其救不得不急。我方在險而運奇。彼安得履平而嚮正。今覺華彌串既各有入。便可以登萊兵將爲四衛之計。蓋三方布置原出自故經略熊廷弼公。然是時卽關門亦止

邊事小紀卷一

四

爲守。況天津登萊乎。公意以爲欲恢復全遼。必先復金復海。蓋四衛蓋四衛在三岔河東。而實全遼膏腴之地。遼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寬者不過數十里。狹者十餘里耳。然自河西步步爲進。地遠難于計日。而于虜無切近之災。我竭力以徐圖。彼猝至而遽敗矣。如自四衛入。則置刃于腹。而且迫于遼瀋。彼自不能安處。故余首謁公。卽以四衛爲請。公大喜曰。此予十年心事。無人

道得。今不意知已。是子。余忝公幕僚。凡所以制
奴圖遼。莫不相與熟計。故庚午春。公疏曰。遊擊
周文郁。殊有心計。能陳說四衛機宜云。九月公
抵關。是時閭監軍已爲撫軍。大帥爲江應詔。卽
令江帥定兵制。袁監軍崇煥修營房。李總兵秉
誠。教火器。廣寧道萬僉事有孚。募守邊夷人採
木。督遼人修繕。兵部司務孫元化相度北山南
海。設奇兵于高深之處。遊擊祖大壽給糧餉器

邊事小紀卷一

五

械于覺華。新歸之遼民。萬有孚者。故廣寧郡司
馬。制府王公象乾。用以爲廣寧道。使在關專撫
虜也。故使督採木。孫元化者。以孝廉下第。上書
請以所習西番火器。銃臺自効。關門部覆爲經
略贊畫。仍孝廉公閱關回。題授兵部司務。故使
擇險建臺。以試其長。祖大壽者。舊遼撫王化貞
中軍也。王棄廣寧走關門。壽歸覺華島。蓋其家
世寧遠。覺華有別業焉。閩撫軍使據島。仍以金

冠將千餘人佐之。至是有以陷虜人回島者。報
故公資給之。亦欲因覺華以圖寧遠耳。時哨馬
止中前所。中前去關纔三十里。東四十里爲前
屯衛。又五十里爲中後所。又五十里爲中右所。
又三十里始爲寧遠。然度兵力未能遽越寧遠
也。先是有故經略袁公應泰。中軍趙率教。或薦
之赴關自効。曾請于前經略。願往前屯。經略令
自率家丁三十人往。率教不敢前。尚寄中前。至

邊遊小紀卷一

六

是公令遊擊魯之甲。以米布往迎。十三山脫出
義民。使居前屯。其人可六千。率教入前屯。盡編
次之爲兵。而關地茸城。多賴其力焉。議招關以
內之遼人爲兵。一人應募。一家可資以養。卽隨
以出關。以都司丘磊。徐敷。奏等分募之。議令陳
諫。將川湖兵出防前屯。佐率教。關內兵之出。自
此始也。時公雖綜理關外。而猶一意關內。以爲
根本。于是禁僇遺絕。晏會省常。參親至營中。按

教練之法。優禮將吏。作任事之氣。其一應迓道。迓將悉罷去。以江帥蹶不中程。移三屯營總兵馬世龍代之。行授鉞禮。拔建昌路遊擊尤世祿調京營練兵總兵王世欽爲左右部帥。又調京營能將十餘人。坐調各邊銳卒萬二千人。遺書於登撫袁公可立使。登帥沈有容開正局于四衛。兼聲援毛帥文龍。卽以游御史士任劉招練國縉兵合之。移撫虜之地于高臺堡。設撥馬烽

邊事小紀卷一

七

火督前哨將直抵寧遠。先是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是知我兵漸張。乃撤廣右焚其餘糧而去。公立六館以招天下豪傑。一占天館。一察地館。一譯審館。一偵探館。一異材劍俠館。一大力捷足館。癸亥春。乃羅羣材分營制以聞。列爲中左右部三大帥。中部駐羅城。左部駐南海。右部駐北山。以副帥趙率教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以三千爲營。營有

將有中軍有千總三。有把總六。有百總三十。如其營之兵。或稍盈詘于三千。則百總因之增減。而千把總則設如額。五營萬五千人爲一部。營名各繫以武。在中部曰神威。戡緯戢。左部曰寧襄。定耀龍。龍者水兵也。右部曰振奮。英雄翼。而左右部帥之標兵。稱左右神武。後部曰驍。捍捷。衝。驍。以統騎。捍捷。以統步。衝。武。居中。合步騎五營爲車營。前部曰彰。肅。宣。廣。壯。皆在關以

邊事小紀卷一

八

外。其戍一片石者曰昭。建。靖。修。經。各選核立將。疏略曰。臣唯向來關城將領。盡以白丁割授。亦有未經割授。口報爲官。輒以官從其請。夫責人以安危之大任。而視其官爲可有可無之物。何以振天下之氣。而得其半臂之用。臣是以槩從題授。令予而知榮。乃奪而知辱。蓋上操予奪。可以定榮辱。下懷榮辱。可以一死生。上悉從之。公于二月下浣。偕袁監軍出關。自前屯以外俱

絕無人蹤。公既至前屯。見率教已葺舊城。爲屯
爲修爲練。俱有次第。公大喜慰勞。以所乘輿賜
之。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次日至寧遠。乃登首
山。遵崆嶺山而北。轉灰山寨子之前。益諳其形
勝。非守此必不能守關。以固京師。上念公
久勞邊塞。遣提督忠勇營太監劉朝與副提督
太監胡良輔。紀用陶文督內臣四十五人。齎白
金餅衣。賚公。因以銀十萬。蟒繡百五十疋。犒將

遼事小紀卷一

九

士。及以內府器仗佐軍。公疏爭之。有云。兵不可
玩。使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玩。例或以斃而爲
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上優
答之。蓋是時魏忠賢已搶內操。故所遣內臣皆
主兵者。已有中人觀兵之意。後公去。果遂以紀
用陶文佐劉應坤。以分督關寧薊門。胡良輔出
督海外。皆自此基之。是時大司馬董公漢儒以

撫夷者之議。欲殺前屯守將趙率教。蓋西虜會
長虎墩兔者。故元之裔。向爲虜主。世廟間。名
土蠻者。以其臣吉囊俺答強。乃東徙遼左。奪泰
寧衛地而居之。傳子及孫。虎墩兔向受撫于廣
寧。其部落及所統八部可四十萬人。王化貞撫
軍廣寧時。欲結虎會與共禦奴。以奴未盛時。曾
戴虎納進。今遂耦大。非其所欲也。虎亦應許。及
廣寧潰。虎竟無消息。及棄遼時。虜哈喇慎部。原

遼事小紀卷一

十

從宣薊爲撫者。頗囂于關。而虎之八部亦掠我
寧前。故制府王公仍以撫馭之。雖驟增重費。而
虜亦以護關之名。陽受繚紘。虎部中有抽扣兒
者。善爲盜。卽虜亦苦之。時撫事粗定。而抽扣兒
之部。殺掠不已。率教斬其四人。撫虜者遂以率
教敗款。與奴爲奸細。聞于制府。制府以告司馬
司馬欲斬教以謝虜。公力持之。率教得不死。又
王世忠者。故名革把庫。東夷南關灰嶺之後也。

女直諸部以南關爲尊。北關金台失白羊骨亞之後，俱折入于奴。世忠纔六歲，得入中國。而北關之女中根嫁于虎曾爲諸夫人，與世忠爲中表。兩關遺裔存者此兩人耳。中根方得幸于虎曾，頗念世忠。世忠往以護北關。朝廷欲用爲副總兵，事不果。北關亦滅。世忠方落魄長安，公念尊顯世忠，可以通中根，而虎曾有內嬖，可因以羈其心，以堅欵。故請以世忠補譯審館副總

邊事小紀卷一

十一

兵。以上所賜蟒及輿傘器仗賜之。虎之部來欵使譯者風示之。中根聞中國顯世忠，深以爲榮。日夜泣告虎曾，欲一通訊。虎曾之主欵者爲貴英哈，因以入告。公故不許。撫事竣，乃盛具威儀，導世忠出關至前屯開幕。一見貴英，貴英俯伏甚恭。乃令世忠遺書中根，道親故而不及國事，稍賂遺之，頗精好而不侈。自是虎戒諸夷無得恣肆，以傷我親親。而八部以虎恭順，亦加恭

焉。向所議招關內遼兵至是已得數千。以魯之甲將三千出守中後所。叅將王楹將三千出守中右所。各資以蟒紵白金，親酬而餞之。檄遊擊祖大壽移覺華之兵七百人于寧遠。使漸招遼人之歸者以充伍。而因葺其城。遣都司汪翥守備吳守禮率遼人燒磚煉灰採石以待。至六月杪，則布置漸至寧遠矣。然五城旣已布置，其所屬邊腹諸堡不爲填實修復，亦不足固吾圉也。

邊事小紀卷一

十一

乃量緩急以多寡其兵，擇弁之驍而有志介者守之。是時關撫爲閻公鳴泰，薊撫爲岳公和聲。閻以公閱關時，曾疏其可用。岳爲公抗時，引之時有爲異論者，以兩撫虛恢兼之總兵世龍亦不理于長安。巡關御史潘雲翼，西人也。遂劾閻撫而陰刺世龍。臺省復有佐之者，閻遂聽勸去。公力請罷。上不允。復遣官宣諭，資以銀幣坐蟒及羊豕酒蔬等物。乃補張公鳳翼爲關撫。

亦西人也。公九月出關。諸鎮道幕僚俱從。自中前而前屯而中後而中右。各以城工遲速。屯田多寡爲殿最。公至寧遠。其城中有陷虜回者。約可萬人。次日。公將出。諸將吏候于門。衆議參差。而袁監軍鹿主事力主當守。公既出。詢將吏。卽曰。我決矣。必城寧遠。否則寧放老臣歸。于是集隨行將吏議。寧遠可以守。可以戰者。諸將吏各舉不一。惟袁監軍與同座耳語。及滿桂。公聞而

邊事小紀卷一

三

問曰。滿桂可乎。曰。方爲中堅。何敢擬。公笑曰。諸君以僕可。僕亦不辭。況中堅乎。遂傳桂語之。桂慨然請任。公定關外建城式。分寧遠爲三段。以叅將高見賀謙及大壽分築之。夫役則調遼人之不中兵而應汰者。及客兵之願爲築者。期冬春竣工。公覓還前屯。乃簡閱寧遠以西可屯之田約五千餘頃。官屯其半。又修造新舊戰車。合步騎以教車營。既教關外。乃進關教關以內者。

而適有王穉失事。楹守中右。所以城工未興。乃日出樵採爲繕城計。忽夷從溝起而殺之。蓋哈喇慎三十六家以朗素貴英專款事。哈之穴直喜峰口。于遼素無額賞。近始有迎風等賞耳。朗素稱堵東夷功。欲添額賞。是時中後守將魯之甲兼此部撫事。執不與。但厚其迎風食物而已。然虜已遠去。向之撫夷者。曾主不出關之說。以爲既填城堡。西虜必來擾。欲驗其言。遂若陰使

邊事小紀卷一

古

之。公聞之震怒。下檄詰撫夷者。使分別順逆。必欲窮勦其穴。命馬總兵世龍。袁監軍崇煥率銳師追勦之。朗素遠遁。制府遂自喜峰口留其貢使。諭令綁獻殺楹者戮于境。而添其欲增之賞千餘金。然所綁獻不知爲漢爲夷。公以馬爌代楹。乃具儀餞滿桂及爌行。而以賞功經歷金啓宗署寧遠通判事。啓宗以文無害積官至縣丞。陞外衛經歷。効用于關。頗有志介。故以署通判。

事後奴圍寧遠守城死于炮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百戶自王楹之事撫者自知不理于衆反鼓扇其間公又力請去不允是時張撫有親喪而萬有孚亦爲言者所劾其西虜以銳師在寧遠旣脫之地邀我難民無虛日且三遣東謀俱爲所邀初遼人畏西虜不畏奴至是憤怨可用而滿桂尤世祿各有夷漢丁甚精遂偵其屯聚大凌河令二將出勦之斬首四十餘級他獲稱

邊事小紀卷一

五

是其被傷者更多號泣西竄于是不復出掠矣海上毛總兵亦上首三百餘級公請賞其功而濟其餉乃請令錦衣張道濬就鐵造軍器於澤潞道濬係忠烈公銓之子也時葉少師已歸韓少師爌爲首揆新撫喻公安性至王制府以繼母喪回吳公用先代之喻以鄉人劉永基爲山石道上方銳意恢復復遣副提督忠勇營太監劉應坤及前遣胡良輔陶文等齎十萬金蟒

繡百五十疋賚將士以內府軍器佐軍而賚公坐蟒膝攔文綺白金蓋甲子九月也公疏請先俟命于寧前以所賜金充寧遠修閣之用題其閣曰恩寧往中使劉朝至公告以方禁晏會不敢自開之故一茗而已及應坤至適在請歸未報扶掖拜恩不與交一語應坤深恨之關內道劉詔暱與晏會因益恨公是年夏楊公漣以二十四罪攻魏忠賢舉朝爭之而內外相持

邊事小紀卷一

六

愈力楊疏中皇親開店一款引閣臣爲證蓋指公也故應坤歸而忠賢之恨深矣向所遣募舟師副將茅元儀至公因令酌議舟師營制時東下之具已得十九而督撫意亦若勃勃但諸營行糧一無所具公方擬入告適忠賢大橫逐冢宰趙公南星總憲高公攀龍副憲楊公漣僉憲左公光斗吏科魏公大中矣公以此時憂在內不在外未有內不安而能攘外者當有言又

慮疏爲忠賢所格。擬以西巡至通州求朝。萬壽令節必面告之。如不得請。則以疏聞可也。至高左二公嘗特疏薦公。及廣寧潰。乃首請用公。主兵政。是時薦疏屢上。而會推。旨從高疏出。故二公旣以攻崔魏得罪去。人皆側目公。而魏相國廣微者。與公同鄉同年雅善。因初入綸扉。有御史李公應昇以不祀太廟。彈之切。御史公鄉場所取士也。魏遂特疏爲公言勞。欲加異

邊事小紀卷一

七

典。而藉公解于御史。公駁其疏曰。此廣微爲臣干澤也。魏銜之。及公至通州。乃宣言曰。兵侍李公邦華約某進。以清君側之惡。方率十萬銳師入矣。李將爲內應。忠賢大懼。遂于上郊回。卽令閣臣擬諭止公。急召司馬入。令分三路迎公。以止之。閣臣擬諭極嚴。御史李蕃遂詆公爲王敦。望公爲裴度。公于是遂望闕叩頭而東。時忠賢有邏卒在公左右。知公實不攜一兵。疑稍

釋。而忌者遂借主上震怒。務公。旣而直以忠賢之怒脅矣。公置之。惟杜門求去。上加慰勞。無何。崔呈秀以高公攀龍劾之。應成。故與黨人共嫉忠賢秉國。至是復召入臺班。乃首疏頌忠賢而劾公。科臣郭興治和之。遂下九卿雜議。嚴旨令出視事。汰冗兵。時附逆者多指摘兵冗。持汰簡之說。蓋使兵銷將衰。公自不得有爲。而終以此責公。然公料理關外事。弗撓。乃發四車

邊事小紀卷一

六

營出關。以張應昌主錦州。馬士麟主小凌河。樊應龍主松山。陳九德主杏山。又立前鋒三營。調魯之甲爲中營。駐右屯。左輔爲左營。駐大凌河。李承先爲右營。駐錦州。公親拜以送之。是時言者侵尤王二帥。急公旣奉旨汰兵。欲因此出關以圖東。遂首請允世祿世欽病。而汰李秉誠。孫諫。并自汰其鈴閣下。因簡以寓練。自西而東。直至右屯。當奴得遼陽。卽擇形勢于代子河去。

舊城數里而城之甚堅固。其珍異子女皆蓄焉。及我兵漸東。則北徙于瀋陽。而又營城于撫順關外。漸思遁矣。且驚亂饑災。可乘以入。故公駐右屯。三月。意旨頗遠。不幸適有柳河巡哨之失。言者藉口。忠賢等遂矯旨。勒公回關。以嚴秋防。公回關。求去愈切。得旨。加官廕子。行人護歸如舊典。

公行後。中樞高公第以柳河之故。下檄馬帥。

邊事小紀卷一

十九

令撤錦右寧前之兵。棄關外四百里。寧前道

袁公崇煥身臥寧遠。以爭曰。寧前道當與寧

前爲存亡。如撤寧前兵。寧前道必不入。獨臥

孤城以當虜耳。高不得已。止撤錦右守兵。回

關。并驅屯兵屯民。以入孫公去關。在十一月。

及明年正月。虜卽來。袁挫虜于寧遠。至是人

始悟守關非復。遂不可。其時新督卽本兵。後

以不出援寧遠得罪去。而以王公之臣代。未幾并逐袁焉。

遼師入衛紀事

崇禎元年戊辰秋七月。余請督師袁公崇煥於長安。偶談間。遂訂出關之約。八月。至寧。得覘公簡練鼓厲。氣可吞胡。種種作略。出人意表。未及暮。而虜已在目中矣。是以奴耽耽欲先發。破我成局。已已春。余請歸不得。七月。謀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隨疏聞。諄諄以薊鎮爲慮。余亦啓曰。遼事頗整。奴來無患。惟薊邊單薄。我當速發一

邊事小紀卷一

二十

勁旅往備。乃可。倘奴諜知。亦可潛伐其謀。公然之重九前一日。又報奴已渡河。公卽發叅將謝尚政等備薊。及至彼。薊撫以奴信未確。仍勒之歸。然而逆奴踪跡。亦竟詭秘無聞。故薊益懈。十一月朔。公自寧遠往山海。過前屯。得報奴已因遵化矣。蓋前月廿七日。從大安口入也。于是疾趨關。先令趙總兵率教統所部援遼。飛檄祖總兵大壽。精簡遼士入援。初四日。遼兵至關。次日。

公遂親帥以西。令余主旗鼓。初六日至永平。聞遼化已陷。撫軍王公元雅死之。趙總兵亦力戰以死。公擐甲星馳。次榛子鎮。奉 上諭。令公調度各鎮援兵。相機進止。初九日入薊。料理戰守。以舊總兵朱梅副將徐敷奏等守山海。叅將楊春守永平。遊擊滿庫守遷安。都司劉鎮華守建昌。叅將鄒宗武守豐潤。遊擊蔡裕守玉田。以昌鎮尤總兵世威仍還昌鎮保 陵寢。宣鎮侯總

邊事小紀卷一

三

兵世祿前守三河。以防賊西奔。保鎮曹總兵鳴雷同遼鎮祖總兵等駐薊。以遇敵。十二日遼卒哨至馬伸橋。與奴遇。大敗之。斬獲會長。軍聲大振。余亟啓曰。奴既來馬伸橋。離薊城二十里耳。此必係前哨。大隊定在後。我當速爲之計。公遂同諸鎮將宿城東樓以待。十三日侵晨。報奴全軍過石門驛。公令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餘。分四隊扎我軍之東南。相持

兩時。並不見賊大兵。公令我兵發炮。賊聞炮。卽將四隊排爲一字。忽退去。竟日無一騎復至。使我欲戰而無可戰。十四日。乃探奴大隊潛越薊西矣。公卽督遼將士西追。鎮將議從間道繞出賊前。余請必分兵爲二。以一出其前。以一躡其後。鎮將咸以兵寡不可分。十六日至河西務營城外。有一兵擅取民家餅。當卽梟示。薄暮。集諸將議進取。皆云空徑趨 京師。以先根本。余謂

邊事小紀卷一

三

大兵空向賊。不空先入都。諸將又言。士馬疲敝。恐難野戰。余曰。不然。今賊在通張灣。距通僅十五里。我兵若屯張灣。取食於河西務。令偵者確探。如賊易。則明與決戰。一了百了。倘賊堅。則我乘夜出奇。擊其不意。彼孤軍深入。勢必站立不住。此一定之策也。諸將乃徂。以勤王之師。必當進京請 旨。公曰。周君言是。第恐逆奴狡詐。異常。又如薊州顯持陰遁。不與我戰。倘徑逼 都

城則從未遇敵之人心。一旦搖動。其關係又不忍言。必我兵先至城下。背障神京。而迎勁虜。方是完策。余又曰。外鎮之兵未奉明旨。而徑至城下可乎。公曰。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故決意趨京師。先發哨撥六人前行。遇保鎮。迎兵搶掠地方。撥丁叱之。保兵遂操戈相向。傷五撥丁。僅一丁脫回報知。公當差家丁追捕。擒六人以報。於韋公寺審明而斬。

邊事小紀卷一

十一

之。是晚抵左安門。乃十七日也。下令軍韋公寺前。不許一兵入民家。卽野外樹木亦不得傷損。其時京城戒嚴。塘報不能卽入。直至更時始有兵部差官至營。公附奏於差官。十八日。上遣內臣馮允昇等六員。詣軍中查看。內臣回奏。乃下戶兵二部。議發糧草。更差司禮監內臣呂直齋。頒御前青鹽千觔。祿米百石。酒十罈。羊百隻。銀萬兩。犒師。十九日。又賜公玉帶一

圍六幣有副。祖帥玉帶一圍。四幣有副。其諸將各紅蟒一襲。戶部始發芻豆糧米。然士馬已凍餒兩日矣。是夕。公密令參將劉天祚等。切奴營不意行至高密店。爲奴哨覺。賊營有備。不得入而返。二十日早。報奴大隊分六股。西來。公傳令開營迎敵。先遣都司戴承恩。擇戰地於廣渠門。余隨行間。公令余回。余不從。公又曰。我有奏疏二通。子可速回。爲我料理。且囑勿再來。余還

邊事小紀卷一

十二

寺。卽將奏疏闕發。遂披甲躍馬。仍馳軍前。而公正在布陣。其祖帥止兵陣南面。奇將王承胤等列西北。公與余劄正西。闕東面以待敵。奴擁衆直突東南角。我兵奮力殊死戰。奴奔北。見前處有承胤等兵。方立馬無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則奴已大創。不意承胤等乃徙陣南避。翻攷奴衆復回。徑闖西面。一賊輪刀砍值公。適傍有材官袁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公獲免。復

一巨酋背黃旗者。撲向余。亦以夜役高得富射賊落馬。時賊矢雨驟。公與余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復合。賊始却。我兵亦倍奮。砍殺遊擊劉應國。羅景榮。十總寶。潘等。直追賊至運河邊。賊忙迫擁渡。冰陷。淪沒者無數。此一戰也。自午至酉。鏖戰三時。殺賊千計。內傷東奴僞六王子暨西虜名酋都令。我兵亦傷亡數百。蓋九邊尚首虜。所以爭割首級誤事。公深鑒陋。

邊事小紀卷一

五

規於未戰之先。與諸將士約。惟盡殲為期。不許割級。故將士得一意勦殺。以獲此勝。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畢。當蒙 皇上頒發酒肉各數千觔。麥餅五萬勞軍。公先望 闕叩謝。然後分發諸營。猶請帶傷諸將士所。一一撫慰。回時東已白矣。其中軍何副將問之曰。旗鼓乃軍中緊要官。何早間反令之回。公曰。彼署事官。兵凶戰危。何忍相累。即兵馬凍餒三日。而迫之戰。亦非得

已賴 主上威靈。諸公戮力。獲此一捷。實出意外。然賊自闖入以來。未嘗一矢加遺。今遭此挫。其氣必沮。俟士馬休息數日。再以奇着破之。必矣。正語間。忽有報昨夜戰時。滿大將軍桂在安定門與西虜東不的戰。敗績。且不知處。營中遺棄輜重甚多。公亟令尋覓滿帥。并簡所遺軍器。少頃。回報滿帥帶有敗卒百餘。臥 闕聖廟中。其所遺棄軍實。見有城上內臣在彼收取。則猶

邊事小紀卷一

五

慮滿帥不免於法。迨二十二日。則滿帥且調入內城矣。二十三日。賊移營南海子。晚接 上諭。令連進兵。廿四日 召對。賜公狐裘一領。盃甲一副。廿五廿六日。奴陳兵于前戰處。似進不進。蓋欲疲我也。廿七日。奴攻外羅城南面。城上下炮矢擊退之。遂將于永綬鄭一麟營。砲藥失火。兵立火中不敢退。公當即給賞每人二十金。廿八休兵一日。廿九日。用鄉導任守忠策。以五

百火炮手。潛往海子。距賊營里許。四面攻打。賊大亂。隨移營出海子。十二月一日。正在遣發副將張弘謨等追躡。而忽報。召公與祖帥。公等戎服趨命。酉刻。祖帥出。聞公已下。詔獄。隨有內臣車應祥奉命諭遼東將士。將士放聲大哭。從此人心驚懼。不復有固志矣。余時斃主旗鼓。非專司兵馬。既不能立殲狂奴。以贖公罪。又不能長叩。九關以白公心。遂於二日。護持

邊事小紀卷一

七

勅劔符節回山海。初四日。遼兵驚潰而東。其前所分守各州縣兵將。亦咸生猜忌。間有徑自驅逐者。無何。良鄉破。固安屠。房山下。遷安陷。灤水據蘆溝橋。則有申甫之敗。末定門。則有大將軍滿桂孫祖壽之死。麻登雲。黑雲龍之執。馬步數萬。一擲而空。至薊州。更有兵侍劉公之綸之慘死。賊遂縱橫畿輔。如入無人之境矣。

邊事小紀卷之二

恢復四城紀事

吳 周文郁 蔚宗 纂
粵 陳 瑾 白岳
浙 王 慶 予安 全較
郁士俊爾揆訂梓

已巳冬。十有一月。奴自大安口關入。破漢兒庄。諸邊堡。及遵化城。遂據焉。其鎮將趙率教等皆

邊事小紀卷二

一

與戰不利。勢甚狂逞。大司馬王公治逮。以少司馬申公用懋代之。未幾。聽勸歸。上命卽田間召起舊樞輔孫公承宗。控禦東虜。駐通州。特簡少宗伯周公延儒。閣學。未幾。爲首揆。其大司農則畢公自嚴。大司空則張公鳳翔。未幾。易以南公居易。十二月一日。逮袁督師崇煥。初四日。遼兵驚潰而東。上復命樞輔孫公往關督理。公于月之十四日抵關。十五日任事。隨命余軍

前贊畫十八日余往遼。冒雪一日夜馳。祖帥大壽副將何可綱所。隨機開悟。激切感發。于是祖帥先具稟於樞輔云。周贊畫至。備述閣部爲國爲遼盛心。兵將始爾豁然。的于廿六日發步兵。廿八日發馬兵。誓必殲奴圖報。庚午正月初三日。遼師入關。次日先後謁公于署。卽行誓師禮。具疏以慰聖懷。是日之酉。謀報永平城陷。遼師不便前行。卽分駐關之西門。而城上之炮

邊事小紀卷二

二

矢與城外之戈戟。若相應援。賊騎四窺關下。我兵誘之竟不敢前。賊于初九連四日力攻撫寧。撫寧去關一百里。先已遣叅遊黃惟正孟道祖可法劉天祿等四將守焉。攻不克。賊遂分攻昌黎。又不克。回永平。十八日合力東向。乃以叛人二騎持大書講和之旗。攜三書詣祖帥營。祖帥請公命斬其人。焚其旗及書。賊遂拔營西。公集諸將吏議。賊連戰未得狂逞。必當盡力東來。我

須設伏邀擊。以祖帥督令劉天祿設伏待之。賊果是日營于永平十里爲老寨。我兵亦伏于雙望東之兩嶠。孟道祖可法黃惟正三將督精銳迎戰。至孛嶺與賊敵。大兵憤恨。直入賊伏。伏賊方起。而天祿之伏兩嶠者亦相繼突衝。交十餘戰。賊搖鞭大遁。我兵追二十里。直逼老巢。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九級。馬匹甲冑弓刀之屬無算。而奪回我人及生畜俱發寧家。東兵得是役

邊事小紀卷二

三

怒氣倍生。闕城十數萬兵民亦歡呼鼓動。謂東人忠勇真誠。一無可疑。而人心始大定。公令祖帥相機爲灤州防禦。蓋是時灤州知州楊爓來請兵也。無奈祖帥兵未到。而大姓奪門出。城中搶庫而亂。爓公作詩一律自刎死。祖帥兵不及入。而叛人迎賊據之。又以祖帥發叅遊張存仁孫定遼。蔡可賢馬兵于樂亭爲戰。以標下都司劉惟步兵爲守。初叛宦白養粹卜文煥倡爲剝

降不予殺之說。而環永無不順者。故遷安亦爲賊給而陷。其時樂亭蓋已中其說。不討兵爲守。有灤兩叛生三叛役。持僞檄招降。城中官吏輒飲食五賊于城下古祠。而予之書爲我哨丁五十人尾而擒之。官吏覺失計。乃以五十三金賄哨丁曰。託哨丁爲擒叛而犒之也。于是始來討兵。予之兵及炮五百有奇。再予之馬兵不受。公再四諭而受之。樂亭知縣爲李鳳翥也。又以祖

邊事小紀卷二

四

帥發步兵于昌黎附城爲守。仍以馬兵往來遊擊于昌樂之間。蓋昌黎初亦如樂亭不索兵。既予之兵。而力拒不納。公切責而納之。于是檄協將王維城嚴守臺頭營。副將張國振嚴守石門路。副將馬明英嚴守燕河路。先後三將各上首虜有差。蓋關門之西南有三縣城。曰撫寧。曰昌黎。曰樂亭。西北有三邊城。曰石門。曰臺頭。曰燕河。此六城爲進灤永之所必藉。必六城防範既

嚴而後可以合力勦賊。以寧前道孫副使元化嚴飭關外八城。斬獲首虜六百有餘。關遼之守禦旣備。而乃令祖帥發何可綱張弘謨金國奇三探丁四百人于開平。先後亦斬賊七十餘級。以關內道王副使楫署鎮朱梅圖復建昌。蓋賊以正月初四日陷永平。而建昌中軍白衍慶養粹義兒也。遂同叛生郭毓偉趙定國于初九日。勒主將馬光遠削髮降賊。卽受其僞官。公密以

邊事小紀卷二

五

燕河索火器者。通建昌圖叛人。于是城守孫承業千戶蔣若惠叅將畢尚信輩謀誅叛。令鄉民趙成惠赴閣部以狀聞。公乃以關庫六白金及火炮予朱鎮往臺。燕犒軍。仍以祖帥兵及都司陳可立等隨後安撫兩城。兼佐朱鎮而行。因密與王維城馬明英等謀通諸欲圖歸正者。二月七日。大兵抵建昌城下。承業等各以親信捉叛首白衍慶郭毓偉趙定國解山海。其協叛十九

人立誅于市。衍慶等梟于轅門。先後殲其叛黨三十餘人。而建昌復。乃令祖帥以副叅遊劉應國。劉源清鍾宇等三千餘騎往。蓋慮賊聞必以騎援也。我兵方入城。而賊騎果至。連十日遶城爲戰。我兵殺賊無算。報首虜一百八十餘級。是役也。奪重地于叛人。功固足錄。而關道楫旣不得同灤城焦頭上客。抑且遠遜于開平寧前則中樞愛憎耳。先是上聞奴謀窺山海。因念公

邊事小紀卷二

六

折衝勞苦。遂發御前金以職方王主事疑祚從海解詣軍前。時二月初七日也。以候風至三月始達。上諭云。卿元老壯猷。中外倚毗。朕以關事委卿。付託甚重。近日虜躡永平。妄窺山海。卿當審機戰禦。制勝萬全。總兵祖大壽前鋒挫賊。軍氣已揚。壯烈忠肝。朕深嘉賴。茲特發御前銀二萬兩。差官解赴關門。聽卿軍前犒賞。有能斬敵摧堅出奇制勝者。卽當時賞給。再與敘功。關

寧軍士。朕訓養有年。必能奮勇殲賊。祖大壽等赤心鼓懷。朝論共推。卿還宣布朕意。遍諭三軍。朕念卿與諸將吏折衝勞苦。日厯於懷。卿須間道遣人飛報情形。以便彼此策應。公疏謝。旨優答之。公以壯烈忠肝四字爲金匾懸于祖帥廳事。上又遣鴻臚寺寺丞董用極渡海齎勅諭勞。及祖帥等并發亂麟甲紵之屬千餘。爲軍前功賞。是時楊總兵肇基入三屯營。以騎兵不

邊事小紀卷二

七

足坐困孤城。遣吏疾呼于公。公與祖帥王關內計之。祖以毛希才統夷丁三百五十。馬三百匹。王以麻鶴李應魁統二百五十騎往助之。仍檄楊帥曰。去兵無不一當十。可善拊之。當大得力。于是以初二日來報。有鐵廠之捷。東兵斬級一百三十四。而三屯兵斬級六十有六。然是役微東兵。則三屯兵必不能出城爲戰。及是敘。獨楊帥而不及關遼鎮道也。兵部尚書梁公廷棟咨

調東江之兵。安插寧錦。以分關外精銳。入防薊門。先是部咨未至時。公會具疏。欲清理關寧水營。合東江兵爲牽搗之舉。已得旨。至是部疏又請調東兵。旨下公酌議妥便。公奏東兵原爲牽制之用。但據非其地。若移之于要害。足成牽制。且可圖大計。兵計民實。有十餘萬。兵來則民必欲來。約用船若干。約幾載可渡完。恐不能急應一方用。且爲邊防計。卽遼鎮亦不空全用。

邊事小紀卷二

八

遼兵而安。可多用遼兵于薊。雖遼民無可疑。而事久變生。一倡百和。合兩邊二三千。里此豈可不方防于始。旨下如公議。答以條列甚晰。遼兵各鎮互用。尤其是長慮。東江之議既定。遂請旨以茅元儀。陳繼盛。及文郁爲龍武中左右協。往東牽制。旨允行。公大張文告。而後又大爲誓師。賊果探去。四會遂自永平急爲收裝回。而東江報四會回。修築口。修縣樓。掘井運米于瀋。

城以防我攻。四月六日。舟師集南海口。十日中協兵譁。公及鎮道聞變。至譁所。皆不得入。余挺身入圍。竭力排解。一晝夜而始定。仍計擒亂首。董用威。董明舒等正法。越日。公手書召余入署。降階禮之。議以叅將劉應龍代余右協。余爲中協。方解纜。而劉興治之變。又見告矣。時有旨。清核錢穀。蓋袁督師所支給者。公密疏求稍緩。隨奉旨。上密諭。朕以東事委卿。一切布置。進止。

邊事小紀卷二

九

聽卿便宜。覽奏具見精心遠略。其用詞一節。傳諭諸將。須詳審慎。勿墮狡謀。傷巢牽制。自是勝着。委用營將。已有旨了。清核錢糧。俟徐奏報。關兵餉銀。已經水陸全發。用資敵愾。卿還策勵。祖大壽等。相機振勦。慰朕注思。公隨揭注思兩字。名堂。既奉諭便宜進止。而又問西師有圖。遵之舉。于是發兵分途西向。隨有永平謀報。賊以初九日發二千援遵。公謂宜急乘其虛。使賊之西。

者仍懷東顧。則二千之外不敢再發。而還可圖。若再發。則東師便可誘與一戰。因爲直逼城下之計。是時欲盡發大兵西向。而餉不至。終不敢冒饑博戰。但姑爲永計。以牽援。遵之賊。乃令通判沈承源。轉借民間五百金犒降夷。五十金犒夷官。發烘炒二百石。是夜兵卽西行。次早公謂祖帥曰。張弘謨等雖發。不慮單薄乎。大兵在二百里外。而稟成于帥幕。不虞遠隔乎。祖帥曰。職

邊事小紀卷二

十

邊事小紀卷二

十一

當卽行。以爲後勁。至十三日。設三敵三伏。仍爲三路。賊果入伏。直殺至永城。賊方敗奔。遠城東欲入北門。則劉應國兵自北至。欲入南門。則張存仁兵自南至。賊以四面皆兵。心膽俱裂。殺傷甚多。以忙不及割首。止得二十三級。然盡其伯言精騎。伯言或曰。擲彥虜中強壯親丁也。且殺其名王貴人四。一曰孤謎。八僮僞都堂。一曰溫木。爲大僮孤山。一曰機朗。爲四僮孤山。其婦男

也。一曰伯言事台吉。爲六僮孤山。孤山者虜總兵號。其馬匹甲冑旗幟鞭轡。盡精好。而多金銀龍鳳之飾。公疏聞。上嘉諭之。公以密疏陳謝。密諭。竝陳四面布置。漸與賊逼情形。上隨諭答之曰。卿撫諭東將。鼓舞有方。覽奏知各感恩奮勇。已四面布置。漸與賊逼。朕甚嘉倚。今本折餉銀。已陸續解到。卿可益勵諸將。審機遊會。協力圖功。以奇正之相生。乘東西之夾擊。捷音蚤奏。勝算斯酬。公再以疏報。上答以昨奏東兵逼永。奮擊出奇。皆賴卿指調有法。關將忠勇甚著。卽當審勢乘機。從灤永用力。勿尚待遊城聲援。致生互延。覽卿奏。自尋着數。具規定筭。時衆議皆欲邀東兵而西。先遵以後灤永。公謂當駐西兵于豐玉。以牽遵。而先圖灤。議論紛紜。終不畫一。至是乃有從灤永用力之明旨焉。時機有可乘。第兵饑不可動。公乃令祖帥具文乞馬。

乞功賞乞餉金。更曰：此時不動，更無可乘。獨是大兵入關四月，止得補去年一月之餉。眾口噴噴，未敢輕動。倘得一月餉而前矣。公據以疏請。旨催辦給。然未能遽得，而機不可失。遂悉索關內外得千馬爲用。而以四月廿五日完造攻具。檄關外西援步營叅將黃龍、汪子淨統所部，攜攻具各支十日糧，赴昌黎樂亭。檄步營遊擊傅以昭代前鋒馬兵防守撫寧。檄駐防建昌副總

邊事小紀卷二

十一

兵劉應選、鍾宇等前合大營。檄駐防樂亭叅將張存仁遊擊孫定遼、蔡可賢候大兵過樂亭，合營前進。又邀會西兵圖遵圖永兩相分攻。令其首尾各牽。我可爲力。期以五月初四日誓師。以初六日出師。先是賊知我大兵將攻灤，而二酋飛騎呼四酋于外，乃故爲緩師之計，以款請。然不敢來關門及東將。遂以書投開平丘監紀。禾嘉及豐潤尤總兵世祿未幾，賊又以乞款疏求

監紀總兵代奏。丘乃以其疏投公。及兵部。而尤代奏後，始以聞之公。公爲嚴檄切責之。時攻灤之兵已發。適上諭催兵云：朕以關寧兵馬付卿討賊。雙望之捷，建昌之復，豈不卓有成功。然虜尚盤踞內地。今且出入更番，狡謀引類。狂逞須時。而我兵東西觀望，絕無擊隋乘瑕之舉。卿亦養威蓄銳，未盡激發督率之方。朕睠焉東顧，怒焉深思。當此炎蒸海至，弓弛騎汗，虜騎困窮

邊事小紀卷二

十二

之時，不一奮懶。直待秋高馬肥，鳴笳四起，乃始力圖勦驅。卽羣醜終歸殪殲，豈兵事堪茲留處。業已飭令該部馳解賞金，悉索廐駟，續運本折資。卿調度，卿其環念艱虞，灼觀機會，蚤振吞胡之氣。務張撻伐之威。稱朕眷倚，特此馳諭。公隨奏覆。又得旨：驕奴違時犯忌，我兵亟當力圖覽奏。知卿與鎮臣審機量能，日辦攻取。朕心嘉慰。一應進止機宜，東西策力，俱賴卿提撥鼓舞。

遊會圖功。以副俟佇。時五月初一日也。公遂于初四日。與關內道親抵大營。以飭勵將卒。飛檄總理鎮馬世龍屯兵豐潤。以待合擊。檄朱鎮梅以遊擊。靳國臣取遷安。仍檄協將王維城。路將馬明英。張國振。整各城兵馬。同叅將孫承業。劉邦域等。俟大兵向灤之日。同國臣合力攻取。以牽遷賊南援。兼以分各賊北向。于是檄標下中軍何可綱。率叅遊申其祐。岳維忠等。分派雙望

邊事小紀卷二

十四

各山。牽求賊不使入灤。而遂以乘機入永。檄義兵遊擊劉法守備。劉啓職合二萬人屯灤之龍山。都司宋三畏。宋三錫合三萬人屯灤之蓮泊。各持白梃爲聲。兼爲大兵鄉導。以陳關部瑾守關門。申嚴鎖鑰。以關內道料理戰守。督率兵糧。以寧前道防守關外。查發大兵供應。以王餉司四聰料理關內外糧餉。以刁餉司化神親詣撫寧。率通判宋廷錫。趙宋儒。袁國棟。催發三縣行

糧。日赴大營。以通判沈承源總理關門有司事務。催發戰守器具。仍同通判施王政監正。屈志道分發糧料于三縣。飭兩協副總兵王秉忠。王應暉。同叅遊嚴雲。從李光孝。張文善分發山海內外兩城。飭副總兵葉時新等巡緝關城。檄永平道張叅議春。截留關寧海運糧料于樂亭。劉家墩。以給軍需。仍檄叅議及丘監紀。祖帥計議兵事以行。公于初六日抵撫寧。乃以旗鼓徐敷

邊事小紀卷二

十五

奏及都守劉撫民麻。龔徐光啓等統閣部道鎮標營兵馬。候大營應援。仍分兵北探遷安。南探昌樂。西探永灤。以東。公部署後。隨以疏聞。上深嘉之。報曰。卿調度兵將。進攻灤永。聯絡接濟。具見方略。且移駐撫寧。行間機宐。指顧可得。殫精籌畫。制勝萬全。副朕倦切。時祖帥先於初四日。借牛酒誓師。各將當功陞上任。意氣飛揚。而兵以久頓願戰。有投石超距之憤。適又本折充

盈且聞功賞鹿馬月餉並予。莫不踴躍歡呼。願効死力。而以初六之寅。大兵發撫寧。四十里宿昌黎。次日八十里抵樂亭。會張叅議攜匡永營兵到。祖帥乃同檄樂亭知縣李鳳翥再辦攻具。兼備餵糧火藥鉛子。以典史張可禮督運。又次日。祖帥懋兵一日。列攻灤陣爲圖。以祖可法。祖澤潤。孟道。蔡可賢爲左哨。而佐之以左脇營曹恭誠。韓大勳。孫定遼。以黃惟正。張存仁。鄭一麟。

邊事小紀卷二

七

于永綬爲右哨。而佐之以右脇營羅景榮。孟繼孔。趙國志。以鍾宇。劉源清。張弘謨。劉天祿爲次左哨。而佐之以左步營黃龍。以劉應選。劉應國。劉定邦。李正。蔡爲次右哨。而佐之以右步營汪子淨。以祖大樂。祖澤洪。儲定邦。于應選。楊汝梅爲後勁。而以左夷營海參代。劉漢唐。右夷營桑昂。李正。美兩翼佐之。祖帥居後勁中權。以吳襄同寶承武統兵前進。而張叅議亦親統門下官。

丁及匡永營黃詩兵三千。鄉兵都司邵思忠等六七萬餘。攜火炮弓矢居後勁。丘監紀率滿庫等馬步三千餘。自開平來會。兵旣行。祖帥仍以公令預發。副叅遊黃惟正。張存仁。孟道。祖可法。祖澤潤。孫定遼。韓大勳。鄭一麟。于永綬。曹恭誠。蔡可賢及督陣都司宋紀等統精騎萬人。伏灤之北。橫山。偏涼。汀一帶。遂以初十之午。抵灤城。廼以祖大樂等二十員。併滿庫。黃詩等合營州。

邊事小紀卷二

七

城南各領官兵火器。分派攻圍。祖帥督其南。監紀督東。張督西。甯北面爲賊去路。以賺之。入伏。于是官兵以西洋炮打城梁。多墜落。而賊輒用板門遮堵。至戌時分收兵扎營。祖帥躬爲往來巡查。仍令立功總兵寶承武申做。以防賊夜襲。十一日。祖帥督造攻具。兵各土一囊。柳梢一束。而鄉兵亦供柳梢沙土。以平填壕塹。運廢屋磚石瓦坯。及土囊。雜枝梢。以成甬道。是日巳時。總

理馬帥世龍寧夏尤帥世祿延綏吳帥自勉三屯楊帥肇基固原楊帥麒臨洮王帥承恩及閣科張公雲鵬相次抵灤城下。總督張公鳳翼巡撫許公如蘭監軍御史吳公阿衡薊州賈副使克忠四川劉監軍可訓以總兵宋偉等攻遵化以牽賊東顧。至是東兵簇擁灤野如雪。岬銀山已破賊膽。而六鎮忽提萬騎星馳聯絡于灤河之西。雜以義兵八九萬。蟻聚蜂屯。遂令雲山草

邊事小紀卷二

六

木皆兵。是日罷攻。蹙賊以鄉兵填壕。約十二日黎明薄城。以祖帥東兵攻東面。堵殺北門之賊。以楊帥基楊帥麒攻東南角。以吳帥尤帥攻西南角。以王帥同遊擊鄭一亨攻南門。堵截出入。而丘監紀同在東面。張永平同在南面。比有不川俞千總及兵丁三。祖帥立斬之。馬帥見北攻而南奔者。亦斬其千總。兵乃盡。以身當賊。布梯薄城。而賊亦習我法。以滾水火礮禦之。意似暇

整。我兵上者墜。下者更上。前者死。後者仍前。隨以西洋等大砲衝其梁。令賊不得立。擲砲石。而以鐵鑊創其下。既如屋。入人乎中。賊遂不能爲計。乃納大砲于穴。墻從下擊之。又以西洋砲從中擊之。無一不應。聲而傾。賊憤極。闖出東門外。祖帥先覺。陣卻月待之。出則萬弩齊發。殺賊無算。賊仍披靡而入。日且午。火砲將不給。而樂亭之運交錯至。我兵力益奮。而賊無復砲矢。然

邊事小紀卷二

七

我人登陴。賊殊死戰。不得上。墮而下。如貫珠。其不死者。同後兵躍而上。大將促兵五六十步內。矢石着馬及肩。或紛飛頭頂。不爲怯縮。一呼填壕。則叢沙曳柴。萬衆雲集。而取水以飲。取門以擊。覓鑊于屯。覓梯于城。盡閭左丁男。于是東兵傾城角樓三角。腰臺三。及城梁數十。西兵調兵曹文詔以噴筒縱火焚城樓。寧延兵丁傾西城樓及梁。可七八十。固原兵同東兵墮角樓于

東南臨洮兵却賊之出南門者。固原兵又同寧
延兵傾角樓于西南。及西南第二臺。時我兵以
噴筒乘風縱火。焚其懸樓。賊不得憑。而賊又叢
壞樓木。縱火焚屍。以阻我兵。會雨如注。料賊且
乘雨逃。乃斃撤兵。令坐營吳襄銜枚走先所設
伏處。報黃惟正等曳戈以待。而馬帥及諸鎮亦
各以曹文詔等爲仗。伏久而衆且疲。忽大雨洗
兵精神百倍。夜四鼓。賊果冒雨北逃。抵山麓。伏

邊事小紀卷二

三

兵四起。甲馬之聲。雜以風雨。山谷震搖。一賊持
鎗起。惟正應弦斃之。賊方破膽出重圍。忽遇大
敵。膽益落。披靡突奔。無復敢戰。轉轡而死。相藉
也。其號呼入永平纜數十人。我兵追殺。聞永賊
接應之聲而旋。公隨遣官慰勞諸將士。發五十
金。仍自爲文。以祭陣亡忠勇。而陣亡獨東兵爲
多。計征遼鎮斬獲七百五十三級。擒東夷十一
僞官六。旗甲馬匹一千三百有奇。而方寸莫可

數計。總理鎮下斬獲二百三級。器甲馬匹五百
有奇。固原鎮斬獲一百三十九級。臨洮鎮斬獲
七十一級。延綏鎮斬獲一百八級。三屯鎮斬獲
八十二級。寧夏鎮斬獲二百十二級。永平道斬
獲九級。擒活夷四。而各鎮所獲馬匹器甲如之。
祖帥傳公令。除首叛外。不許擅殺一人。不許割
賊之死于砲者。以杜貪殺剃頭人。開四門肅除
入撫慰存城人民。立傳修補完倒城垣。以便駐

邊事小紀卷二

三

防。是日早有克復遷安之報。朱鎮于初四日。挑
漢夷親丁。調中前遊擊朱國柱。及右部副將王
應暉。健丁奇武營遊擊張文善。官丁石門路副
將張國振。騎兵總發閣部標下驍騎營遊擊靳
國臣。招練營都司冷允。登統領。而朱鎮仍遵公
之令。飭以不上首虜。不掠難民。惟以復城爲功。
初八日。協將王維城率諸路將士與國臣等集
建昌。以輕騎哨城東。斬賊烽丁。以絕其耳目。初

九日營蟒山夜二更抵城下環攻不下然賊不力戰姑休兵建昌發哨丁出輕騎設伏于城西東時近城撓擾以促之十三日再薄城以一軍邀賊以一軍堵各門日且晡賊果冒雨闖南門出馳邀不應戰我兵截人畜于城而以雨夜崗林不窮追國臣奪門入城十四之午有永平之報先于初七日以中軍何可綱領握奇營都司劉撫民山海路將申其祐及閣部標下遊擊岳

邊事小紀卷二

三

維忠守備牛允中等率衆攻永平趨雙望分據鞍山各地而鄉兵四散雲屯有盡趨城下之勢賊遂不敢出永平邀遷安遵化之賊爲遯計十四日凌晨可綱等逐其哨馬抵城賊已分兵東城外以防我東路之兵可綱繞城逐賊而北斬二十級率兵入城又黃惟正等大戰于永城南斬級五十九顆生擒二是時丘監紀張參議馬帥祖帥同諸將俱入永平獨楊帥基自濼城外

拔營而去公下教監紀等曰賊旣西北遯想遵賊同遁矣大兵便當躡擊之以攜橐行遲而我兵可及也仍以輕騎追之塞外揀嚮導先之何得頓不問遵賊如永賊入遵便當合大營同擊之如俱遯則合力分擊之必不可緩于是祖帥卽發精騎追殺馬帥亦拔營西仍分兵躡賊祖帥兵至冷口斬獲九十九級擒活夷二而馬帥兵亦斬獲九十九級至十六日有遵化之報先

邊事小紀卷二

三

是總督張公等以宋帥偉同關外副將謝尚政川湖副將鄧玘等取遵化隨于初十之酉前進以十四日抵城下賊力守而我兵亦力爲攻取賊復以潘家口洪山賊來援我兵擊退之而尚政下守備向葵先登城次三十餘人擁而進卽開西門賊遂開北門遯宋帥官兵斬獲三百五十四級生擒叛逆一活夷一尚政官兵斬獲四百一十四級生擒叛逆一玘官兵斬獲五百三

十五級。生擒叛逆十三。中協副總兵李秉春于潘關龍井洪山等處。亦有斬獲。而中協邊口俱復。公又急令祖帥發劉天祿韓大勳孫定遠統三營兵馬出關抵紅螺山爲邀擊。而得級十八。穎是役也。計復灤州永平遵化遷安四大城。及各堡一十二座。轉戰三百餘里。獲級三千二百有奇。斬其孤山牛鹿者數十。獲僞知府張養初首一。生擒東夷獐獐木等二十二。生擒僞都堂

邊事小紀卷二

五

馬思恭僞兵道賈維翰僞知州楊熠僞都督李際春僞守備呂及第僞備禦張世祿張克明石國鼎勾虜叛首柴通受僞官而爲內應。朱運泰卜文燝馬騾器甲弓刀無算。其叛宦如白養粹崔及第已先爲奴殺于冷口邊外。公于十六之辰抵永平。以安殫殘。鎮紛囂。時城中從賊者盡爲賊殺。其未盡殺者。婦口爲多。而白養粹之妻妾俱縊屋梁。其母與崔及第之母及張養初妻

女皆在。原任大僕卿陳王庭削髮而未臣。奴者亦在。公先出示安戢難民。令各安其居。無得互相攻詰。仍禁兵丁掠取奴賊所遺婦口。後有出關攜子女者。陳關部按劍驗放。未嘗妄帶一人。于十八日。以上所賜發金幣。炤例賞獲功員。役其鎮協將領。各賚給有差。一時殫殘新聚之衆。懽呼泣下。額手太平。是日公仍回關門。時關門十數萬兵民。罷市出迎三十里外。文武士紳

邊事小紀卷二

五

華夷商賈各以類分。擁輿幾不能行。卽山谷羣雅。寒帷擁衆。無不欲識公丰采。適朝鮮陪臣鄭之羽貢還。亦獻二詩爲壽。求一見公。以回侈本國。

公以積勞成疾。屢乞歸不得。請。辛未秋。撫鎮築凌。乃詿誤閑住去。戊寅奴入犯。薄高陽。力攻城陷。公狗焉。蓋公兩督師。爲奴忌。故欲去其忌也。偶得逃聞。頗悉巔末。并附之。

高陽述聞

容城孫奇逢著

戊巳之役。畿南焚沸。余入山。羣交知子弟。掃地而盟之。幸以免。日怵怵于諸邑也。首聞高陽事。為詩以哭。凱陽孫公。交知子弟和焉。獨于事未詳。及罷守浹月。乃遇新安李生日。杲歸自賊中。問所見。則泣而告曰。被掠日為十一月。初七。隨虜至高陽。營于西門外。圍頭橋。聞城上砲如雷。虜屢攻屢挫。不得前。初九之

邊事小紀卷二

五

午。調大虜盡到。乘初至之銳。四面攻之。復為所挫。初十早。知城中火藥垂盡。乃力攻西北隅。適其窩舖焚。乃乘間以登。高陽公在城頭。方以簪刺喉。為二虜所持。挾至營。酋首延。以上坐。呼為孫宰相。高陽跌坐。喝曰。可速殺我。一酋能華言。語之曰。南人待士輕。北人待士重。相公不盡用于南。盡展其道于北乎。北以方輿之運。籠羣才以濟大業。寸長必錄。况相

公耶。高陽怒曰。我大臣也。今唯一死。何得多言。酋首進美饌。高陽傾之。酋首曰。既不為我用。當盡出金帛。放之回耳。高陽曰。家世清白。焉得厚藏。即有汝掠可也。時數虜挾一。郎君至。曰。此高陽孫也。虜迫金帛。語曰。以我見相公可得也。挾入營。叱虜曰。既見相公。可以死矣。速見殺。高陽點頭曰。此真吾孫矣。酋怒。即殺之。高陽罵曰。騷奴賊。可速殺我。酋曰。我知

邊事小紀卷二

五

若忠。不忍加鋒。今不降。當自投環。高陽曰。幸甚。乃望闕望墓。各拜辭。引頸就縊。喝持弦虜曰。速當竭力。諸酋相顧而嘆。留所掠一。姬守之曰。此孫宰相也。汝善守之。遂拔營而去。余行里許。則乞胡尾軍。回視衣冠。不保矣。余為泣下。見同掠者亦悲不勝。問之。則高陽蒼頭也。問其詳。曰。縣故有鄉兵八百。相公出素蓄材官。飛仗教演之。殊矯矯。雷令至。以費供

意散遣之。九月虜闌入。令直視而已。相公召鄉人之雄健者。日廩百錢。躬爲教演。環城三十里。大姓衣冠聞警而避者。皆邀之入守。初七日虜至。日與諸公子誓死守。初九日賊過濠。豎雲梯。砲擊無遺。初十之早。城四面皆虜人持門扉如木城。盡渡濠。相公令以林楷乾草縛成束。薰硫磺擲城下。木城立燬。虜將遁。忽西北隅窩舖失火。遂以登守者俱墜城四

邊事小紀卷二

五五

散。公子尚寶丞名鑰者。猶解裘力戰。憤激不勝。相公堅坐北門曰。我當死此矣。令僮奴諭家人自盡。自以簪刺喉不得。余與蒼頭同居虜營數月。頃相攜逃歸。道遇男子。僂而偃者。蒼頭曰。此我家侯果也。向隨相公之冢孫金吾宦長安。何以至此。詰其故。果號泣答曰。曩爲金吾所遺偵。十一月十一日至高陽。虜已去矣。于積尸中得四郎名鑰者。脇中三矢。

鐵不可拔。微息尚存。語不了了。負入城。城之房舍焚燬無遺。渴求飲不可得。于積草中得六郎之室。攜六歲兒藏于內。得脫。十二日四郎慟哭相公。遂以卒。十四日于圍頭橋得相公之屍。色如生。鬚髮潤如昔。惟舌微吐。二郎六郎七郎死于城頭。二郎孝廉名鈔者。以力戰竟身無完膚。果討于郡懿親。始以成歛。高瑞起潛于十五日至。以棺殮相公。金吾于十

邊事小紀卷二

五五

八日至。收棺而致誠敬焉。果奔忝拮据。遂壁而偃蹇。語未畢。逢起而下拜曰。子之俘。俘而歸。天所以表高陽之忠也。敬述所聞以傳信焉。時已卯首夏。

撫變紀事

庚午三月。樞輔孫公密疏夷情事。中言東江官
兵務要牽制。只無盔甲器械鞍馬。又無統領大
將。原任副總兵茅元儀。綽有膽智。向日從臣海
上。頗悉兵事。似可予以將權。統領龍武中協。而
遊擊周文郁。殊有心計。能陳說四衛機宜。便可
加以副總兵。與河東副總兵陳繼盛為左右二
協。以成牽制。但此時無馬。則不能上岬。無盔甲

邊事小紀卷二

五

則難衝鋒。臣已檄道臣王楫。路將申其祐。修補
盔甲。兼調發島中兵將。以張攻其所必救之勢
云奉。旨。東江牽制。選將給需。便可遣發。卿還
益勵敢勇。密授方略。相虜勢。以為兵機。提赤心
以聯將意。早奏膚功。庶副朕懷。四月初二日。余
承龍武右協之任。九日登舟。十日即值中協兵
變。余挺身入圍。以定其亂。樞輔遂改余為中協
兼攝左右兩協事。倉卒整頓。舟方泊覺華島。而

皮島劉興治之變。又告矣。蓋興治為興祚胞弟。

已巳冬。興祚奉調過寧。而興治留島。以統夷丁。
兼攝其兄前協事。向與署島事陳繼盛有隙。至
是遂讎殺繼盛。並殺樞輔調兵官王遠。及督糧
經歷劉應鶴等二十餘人。據島稱亂。旅順叅將
周宗禹具報。樞輔據以入奏。奉。旨。據奏。殺奴
誘降。叛將搆亂。登門覺島。急宜網備。卿可速行
調禦安戢。務保無虞。兵部覆奏。言劉興治與沛

邊事小紀卷二

五

據皮島戍陳繼盛等以叛。彼中精銳盡在此。協
而兵船商舩。又盡為所拘奪。此不南走。登。西。扣
關。則縱橫諸島中。據為扶餘。自王。是。途。奴。之。外
又生一敵國矣。為目前防禦計。當令總兵張可
大速回登州。嚴兵以待。龍武三營。駐防覺華島。
速檄副將周文郁。劉應龍。前往彼中。相機招城。
有能戡定其亂者。即以大將軍印佩之。而接濟
糧餉。控制要領。則東江餉司。與登州道。尤為吃

緊道臣王廷試前往島中。頗有物議。似當別選賢者。以收殘局。海外情形。揣摩未真。然大約布置不出於此。至於未盡事宜。應聽樞輔相機區畫。臣部難以遙度也。奉旨。這海上定變事宜。既經覆議。卽着張可大速回嚴兵守登龍武三營。駐防覺華島。仍速檄周文郁等前往皮島。相機招戢。餉司接濟糧餉。餘聽樞輔便宜行。王廷試還着該撫按查奏定奪。先于聞變之日。余已

邊事小紀卷二

天

維舟海口。候風開洋。竝約營將胡以寧。趙不忭。各帶兵船。聽令齊發。初六日。風色稍利。余卽兼程前往。兩晝夜。次雙島。僅余及門下員役數船。而兵船未至。余卽遣在島輕船前去偵探。據先後報者。勢甚洶洶。其東來各島。逃難兵民。接踵沓至。余爲接渡。計圖安戢。仍遣人于沿島傳示。招呼。令勿驚擾。數日方定。乃具報樞輔。謂當以勦爲主。防爲要。撫爲用。尤必能勦而後可以言

撫。竝亟催兩營將督發在後。火器兵船。而兩將竟莫之應也。適河東宋餉司獻亦泊雙島。不勝慨憤。遂與之計。以在島兵將。分布各要害。竝申飭諸島。嚴爲防禦。初九日。有來自石城島官兵。綁解一人。稱爲奸細。欲余立行梟斬。余訊之。乃興治先時遣之山海投牒者。殺之無辜。釋之恐拂衆意。乃斃禁以待再訊。少頃。各官兵又言。余船所帶家丁三十七人。亦皆奸細。蓋各丁隨興

邊事小紀卷二

天

詐至寧遠者。興詐戰沒太平。諸丁發回。附余舟中。故島人疑之。余諭曰。各丁來關寧一年矣。變起近日。若輩何知。且非盡劉氏家人也。可勿疑。然島人尚忿忿不已。余卽拘留各丁所挾刀矢。仍分散之各舟。以全其生。初十日。得興治自皮島所遣生員王紹基代告。激變始末。并興治請罪疏揭。余卽遣官同本生赴樞輔。隨將前所監禁之人。釋而諭之曰。我知劉氏原非反叛。今果

有疏請罪也。昨以衆人過疑，故將汝暫行監禁，以解其囂。不然，汝死無所矣。可卽附船亟去，仍給米一斛，遣之後。余至興治營，諸所緩急，此人密爲透白，得以先事綢備。于是遣守備姚得卿、劉爾正持書禮，假奠興、祚、覘之。蓋是時興、治爲興、祚開喪于島也。然不知興、治已離皮島，得卿等遇興、治于廣鹿島，致書禮。書中大意爲之計，始終開生路，動以利害，陰伐其負隅之狡謀。興

邊事小紀卷二

三

治得書，卽遣謝余。其回書則有官兵討餉，遵調來雙島，及言余于何地相見，語嫚甚。余聞其來，復遣官持書，竝犒賞百兩，令止廣鹿待余。蓋恐其一來，則旅順登門，必致驚惶，爲虞不小。不意東風連日，所遣尚未得行，而興、治已順流下矣。五月二十九日，興、治至小平島，距旅順五十里耳。旅順去登，亦不過一帆。余見勢不可止，又得登州鄉紳梁之垣、陳夢琛等手書云：登之兵民

洶洶思竄，余亟移文張示，力爲鎮定，仍促遣官前行。余隨駕輕舟，攜僮僕數人，徑抵小平島。則六月初一日也。但見老岬山頭，盡皆漢夷兵丁，連營結寨，數十里不絕。其沙遼戰艦，環泊海口。余船將進島口，鳴號舉炮，興、治遂乘唬船出迎。余諭待泊船相見，及泊船，興、治戎服謁見舟中。先是右協劉應龍，以興、治相見禮爲言，欲余破格以長揖待之。至是相見，禮宐庭謁，兼叩首。余

邊事小紀卷二

三

以海外，惟知有興、治，不知有禮法。正欲于此示以體統，使知上下之分，而興、治當反側之際，又不可待之太嚴。但令庭叅而免叩首，畱茶示優。余先以言餽之，興、治不卽答。余復朗言曰：爾我雖未相識，夙與令兄最契。令兄爲國死忠，朝野矜憐，閣部已特爲題請。皇上方念恤功臣，正議加恩賜廕，以旌爾兄忠義。何爲有讎殺一事，以致如此。深爲爾兄惜。朝廷法度森嚴，

爾既擅殺多官。安所辭罪。但幸有令兄太平之戰。死事之忠。想當事諸臺。必以寬政乞朝廷。爾可自計。或束身歸命。以聽處分。或卽就海外。登岬殺賊自贖。庶可以全國體。成爾一門。始終忠義之名。爾若念頭一錯。天理國法。必不爾貸也。其熟思之。興治長嘆失聲。余又聶語曰。島中諸兵將。非盡君父子兄弟也。身在懸島。無路可走。故惟爾是從。若一登岬。誰肯不尋活

邊事小紀卷二

三

路。安知不卽借爾爲功。語未畢。興治矍然對曰。興治那得有此念頭。余卽慰之曰。我也知爾原沒有別的念頭。但相爲心切。不得不爲爾深慮。恐爾心中一時不明白。要爾將前後事處妥。興治點頭。余復再四開導。激切警動。興治唯唯辭去。其諸裨較。依次來見。余皆以大義曉之。隨登岬。回看興治。延入帳中。其漢夷丁各執刀斧。猱獰圍遶。設筵留款。余酬之。語興治曰。我船小不

穩。欲借宿帳中。何如。興治欣然。仍陪宿。至夜分。則又逸去。狡譎乃爾。當初謁時。有興治管內丁守備周之祥。夷丁千總烏哈得。各向余前叩頭。余熟視之。知爲去年十二月內。二人曾隨興治。在太平血戰。身負重傷。回關。余憐而衣食之。故回島。極感余。而之祥卽興治之甥。曾先向興治言余之善。及與烏哈得來見。余又各賞以綢布。二人叩頭謝去。各語其所轄丁夷。以故各丁每

邊事小紀卷二

三

見余。皆肅然畏懼。次日。又以牛酒銀幣。給興治。自犒其官丁。時右協劉在座。促余云。事竣矣。可繇陸路回旅順也。余領之。興治隨起身出帳。頃之復入。但見漢夷官丁。皆集帳前乞餉。余諭之曰。糧餉是應與爾等。前日餉司親自攜銀米至。旅順。因問爾等變亂。不會前發。今我來此。始知爾等以讎激而起。非真作亂。我卽當爲爾等表白。并爲爾等催請餉來。各丁又曰。去年散餉時。

許就接續運來。今近一年。未見粒米文錢。我等將餓死。安能待從容催請耶。余曰。我非司餉官。非催請何從得銀米。去年因內地有事。故不能運發。今我身駐此。爲爾等急催。必待餉到方回。爾等且安心。隨草三稿。一上樞輔。二移河東餉司。及登州道。卽將三稿示興治。及各官。立刻印發。于是各官丁始退。劉協以高年受暑。且局勢不諧。扶病還舟。至晚。余亦歸宿于舟。更初坐營。

邊事小紀卷二

五

龔有光入船告變云。有數十船。露刃彎弓。似有逼余船之狀。余曰。此是彼疑我。必夜開帆。故令相守。但靜睡自無事矣。倘一驚動。招之入耳。於是禁不許一人窺探。第令炤常支更。侵明各船果散。是時劉協病勢增劇。余恐不起。則興治必不自安。事遂難挽。瞻前顧後。心血幾枯。至初六日。屬將趙不忭。規避雙島。暗招島人。潛度寧遠。興治疑余陰使之也。復聚官兵。藉口索餉。其狀

似欲甘心于余者。余乃執興治手曰。吾此來原爲爾劉氏。做好事是爾劉氏之福。做不好事是爾劉氏之無福。於我何有。我當初若疑爾畏爾。必不自來。既來。則生死利害。我原不顧。但可惜爾一門忠義。以此不省事壞了。爾細思我來是好意。是。不好意思。若云趙不忭在雙島。招接島人。此是他孱膽畏縮。假招接卸逗遛。蓋一時護罪之心。無他意也。興治默然良久。卽叱退衆兵。時

邊事小紀卷二

五

余有內丁吳拱華在外。見僞將崔耀祖迎興治曰。如何歇了。卽此一語。事固有大不可知者。衆既散。興治復入帳。向余悔謝。初七日。治衆皆言小平島停泊日久。鹽菜俱乏。欲至旅順守候糧餉。興治撥崔耀祖下家丁十名。隨余船。及開帆。余喚各丁至前問之曰。爾等皆何處人。對曰。皆遼人。問曾陷入夷地否。曰。多有從夷地逃出者。余乃謂曰。爾等從夷地。千辛萬苦。九死一生。想

着天朝奔來。俱是忠心好人。朝廷所以每年發銀發米養活爾等。爾等在島中尚不會做得一事。上報朝廷。今又念爾等島中之苦。還要調往內地去喫大糧餉。這樣恩德。就如這海一般。爾等報不盡。爾等當日在奴地。日日是死。今來島中。又有銀米。是得了生路了。若步步向好處走。事事向好處做。則父母妻子兄弟日日在生路上過活。若走邪路。做歪事。則是自尋死

邊事小紀卷二

三

路。與奴地何異。爾等因奴會姦淫劫殺。故恨他。怨他。憤不能盡殺他。今若爾等亦效奴會所爲。人豈不恨爾。怨爾。欲盡殺爾。然爾等殺奴會尚難。若人殺爾等。便易也。備用好言撫慰。又賞銀一兩。令衆丁飲酒。盡皆叩頭歡喜。此十丁皆從。耀祖作惡者。見余如此開諭。遂將余言遍傳各營。島人從此漸漸感動矣。將至旅順。余囑興治。令其約束兵丁。不許上畔。致有驚擾。興治唯唯。

初九日。一兵上畔。余捉送興治。治當卽痛責示衆。次日。又一兵酒醉爭嚷。余徑行擒治。自是島人始知有軍法。旅順藉以安堵。十二日。訪有將官孔有性。下中軍周可進。于興治處搬弄口舌。余差人捕至痛責。隨出牌曉諭。因此私議遂息。于是每見興治。津津以善言化誨。興治覺已悔悟。至十三日。有登州道及餉司解到餉銀五萬兩。解官李一公等當卽交付興治給散。而各兵

邊事小紀卷二

三

執關寧之例。皆欲以一兩四錢支領。紛紛執論。甚有已領過者。亦乘機索補。余出示曉諭曰。海外七錢之餉。奉有明旨。誰敢擅增。關寧近在內地。差操徵調。衝鋒禦虜。海外豈能與比。非餉有厚薄。以兵有勞逸也。若爾等果能奮勇圖功。幹得實事。則自當與關寧一體。同是朝廷之兵。斷不以異同視也。爾等當念分毫皆出自朝廷之恩。平心自反。勿得執迷自誤。衆始帖然。

興治方欲辨歸。又以屬將胡以寧先因聞變。迨
 逼形跡詭昧。以致興治之眾。嘖有煩言。將余從
 前言語。皆謂不可信。欲傳以寧一見。以釋其疑。
 以寧終不敢至。是時趙不忭仍在雙島。兩人同
 膽。惟捏造小報。為卸罪地。興治因雙島有米豆。
 欲兩將撥一二船為之裝運。而兩將不應。故先
 一日請余諭之。於是月十五日。自發三船。以千
 總崔光祖赴島料理裝糧。不意二將聞而倉皇
 出島。光祖領二船招之。遂放炮發矢。擊壞一舟。
 射傷一丁。二將匿小舟竄歸。夫二將領兵船數
 十號。見此二船。何至如此。損威示怯。啓釁生事。
 島人復囂。幾成決裂。十六日夜。踰二更。忽聞有
 人啓門。時余就寢已久。問啓門者誰。曰劉興治
 遣來把總郝成功。拜夷丁十數人。其成功亦從
 寧遠發回。曾隨余于舟中。而以恩待之者。至是
 奉興治意來。余命之入。從窗外言以寧不忭事。

余又命之入臥室。余擁衾坐。成功佩刀立牀側。
 從人俱弓刀遠門外。余語成功曰。二將驚逃。我
 不之知。既如此。當申請正法。但二將未至。旅順
 不知爾等是好人是亂人。我雖有諭帖先去。彼
 必疑為爾主所強。不能取信。故見爾等人船。復
 爾驚惶。此是二將不省事。非我所願有此也。爾
 回與爾主說。爾家事幸得完美。切勿又因此饒
 舌。余以成功原與吳堅忠俱相若者。今興治用
 堅忠為將官。而成功似有不其下之意。余乃
 慰之曰。似爾這等好漢。就在內地。也可做得個
 將官。空勉力圖功。我當為爾請劄。加爾官。于是
 成功極感。諭向興治。備言余之無他。紛囂乃息。
 興治之差人夜來。其意叵測。脫非成功。余殆不
 知作何狀矣。且二將先遁歸。顛倒是非。誑請當
 事。發兵征勦。意謂當事一主發兵。則撫事不壞
 而壞。余不見害於興治。則亦難免於國法。二

人陰賊又如此。十九日。有前生員王紹基與興治內親生員王維章自關回見興治。備述樞輔所言。字字與余券。且如余請准令立功。興治感激。益信余爲真誠。二十一日。登州海防同知賈名傑奉東撫撫諭至。興治款之。賈留四日而還。二十五日。余差官王大隆自山海回。齎有樞輔手諭。并所請空劄六紙。聽余填給。時劉協尚在榻。余就議給劄事。劉欲如各將所現居者。加以

邊事小紀卷二

甲

參遊等銜。愜其意。余不可曰。此亂局也。若輩舊不過一中千守備。一旦以變得官。今雖紙上虛名。但權空中亦當示以裁抑。且見官非爲亂可得。若惟欲是狗。則此輩志益恣縱矣。因密謂興治曰。頃閣部發來劄付。給爾將官。他輩目今俱稱參遊。參遊與副總兵相去不遠。若此後有功。更加以何官。不亦與爾竝大乎。興治遂沉吟良久。乃曰。一以都司予之可耳。余復索其名。揭填

與之。惟興沛曾經樞輔加遊擊管參將事者。亦但與遊擊。其興治見署其故兄前協之事。於劄中填以管前協副將事。仍其舊銜。但擬詞重加規戒。興治受之。率各將謁謝。然崔吳二將有大不快于興治。蓋興治起事島中。全藉兩將爲爪牙腹心。平時尤恃勇雄行。不爲人下。始既喜于得參遊。而今興治止開都司。鬱鬱缺望。漸亦解體。余於此寓其機權。興治故不覺也。于是興治

邊事小紀卷二

甲

令其兄興沛先回。各將以次漸發。先是商民具以各島兵將乘機搶掠來訴。二十六日。余稍爲訊結。各商民亦皆歡呼安業。二十七日。興治設餞于南山。其夷官烏哈得率衆夷丁羅拜余前。舉觴爲壽曰。公救我等性命。是我等大恩人。賞的綢布。業皆木之。復爲夷歌夷舞。歡躍侑觴。余又賞以針線脂粉等物。蓋夷丁皆喜媚婦也。各夷亦歡笑拜舞而去。次早興治具膳。筐篚甚盛。

余受其麗筆四矢而已。是晚同興治俱維舟海口。候風初二日。東風發。興治又攜酒詣余舟。作別。令生員孫應科叅謀。吳廷忠扶余于座而拜。曰。興治久在夷中。未識朝廷法度。且誤聽小人之言。遂一時讎激。當日有教治捨朝鮮者。捨登州據青州者。一聞開諭。如醉夢頓醒。公此來不特爲興治一家曲全備至。且救了多少性命。望公回關。始終成就。興治死不敢忘。余乃屏左

邊事小紀卷二

三

右問曰。所云捨朝鮮及捨登據青者是誰。興治曰。遊擊龔正祥勸捨朝鮮。都司徐大復云當捨登據青也。余復曉諭曰。正祥乃廝養下賤。不知大義。因見爾讎殺多人。故將此話來逢迎爾。至于做得不得。彼不與也。爾不見丁卯年奴酋亦捨朝鮮。何嘗得了。若大復者爲黃縣文學。登州是他桑梓。如何容爾去捨。不過欲爾登岬。以便擒耳。此後有人勸爾滅奴報國。與令兄爭

氣。方是好人。不然皆禍爾。愚爾若輩自爲利。不可聽也。興治唯唯。余又以新製夾縐衣衣之曰。爾但一念圖功。永堅忠義。我到內地。自然爲爾播告。朝廷決不虧爾。我今別爾。故製此衣衣爾。爾衣此。如見我也。興治搏頰大哭。從人亦莫不墮淚。余送之舟。卽乘風西發矣。初六日。泊樂亭。然樂亭非正道。蓋解纜遭颶。爭逐于驚濤駭浪中。三晝夜而始飄泊至此也。隨聞于樞輔。樞

邊事小紀卷二

三

輔諭以內部欲因劉興治事。用人撫登。今疏已上。但未奉旨。子可少留候之。復留五日。回關。九月。興治勦奴立功。與奴戰于青山。得四級。戰于鳳皇堡。得十七級。擒活夷一。獲馬騾器械稱之。戰于通遠堡。得十三級。于是塘報登撫。轉報樞輔。樞輔爲之代奏。其略曰。劉興治斬級三十餘顆。尚不足以贖罪。乃其決意立功。誓與奴讎。而力絕招邀也。稍見其大。然所以俛首帖服。惟

是聖明俯從戢撫之議。而綸樞諸臣籌畫得宜。故疆吏得與爲計。乃其初當洶洶之勢。跳身獨往。以口舌爲甲兵。惟副總兵周文郁一時水營諸將。多觀望不前。獨文郁日坐其營。夜宿其帳。至帳下露刃環列。文郁談笑自若。徐以語解之。立散。于是攜其衆。堅其心。申明皇上威德。一操一縱。倍極苦心。使百千跋扈。如蛟螭豺虎。一就一手調服。興治自言有挑之內犯。登外犯。

邊事小紀卷二

聖

鮮者。至此帖然無譁。而數萬兵民賴以安定。其後同知賈名傑。生員王維章等。相次持臣與各撫臣之檄至。而興治更以名傑等信文郁爲真誠。此後隨宜操縱。在撫臣孫元化深心大力。而目前定帖。則文郁實有勞効。且見其將略一斑。似當與賈名傑。王維章等分別敘錄。以爲忠勤之勸。其興治捷級。合候查明賞給。奉旨。劉興治自矢立功。據奏。襲奴。青山。鳳皇。等處。俱有

斬獲。具見勤勩。功級著。查明給賞。還著該撫孫元化。隨宜操縱。以圖恢復。賈名傑等。分別敘錄。該部酌議具奏。然定變之役。始則有部疏所懸之賞格。繼則有樞輔所疏之實事。且一再奉旨。不知何謂。而終付之高閣。後樞輔予告。與余別于薊門。執余手曰。子種種勞苦。未得一破格。用是予負子。至海上定變功。尤難抹殺。予曾三致意焉。乃以咨查未到爲辭。然予疏何用咨

邊事小紀卷二

聖

查且誰可查予。蓋旨內不曰周文郁而曰賈名傑等。此當國者有遠避嫌疑之意。予故不便冒嫌爲子更請。想樞部亦或坐是耶。子忠義人。他日功名自然遠到。不可因此灰心。亦不可以此自滿。

邊事小紀卷之三



周文郁許
陳璫白
浙王
聖予安

郁士俊爾揆訂梓

修築大凌城紀事

先是庚午五六月間。中樞梁公廷棟奏遼東之役。向來從三岔入。只是頂頭局。所以難勝。今當

邊事小紀卷三

從旅順為橫局。擊其脇。遼為豎局。擊其首。以破格用丘主事禾嘉于旅。孫寧前元化于遼。而孫以寧遠謀殺之變。不敢居遼。丘亦不欲入旅。中樞復以孫有恩於東。而丘習遼也。遂以丘撫遼。孫撫登。迨兩撫抵任後。則橫豎之議寢。一議撤海。一議撤海以復廣寧。義州右屯。中樞因請旨下樞輔孫公密議。復貽公手書曰。皇上從部議立兩撫進取。方執券以課成功。兩人一得

邊事小紀卷三

官。而各變其說。廷棟無死所矣。廷棟為兩撫。嘔出心肝。何事不相成。而今若此。公謂海可撤。而劉興治反側未定。不可撤。是安即以金州付興治。不必問其成虧。城可復。而兵力不給。三城難復。即撤海以復。人難頓來。若如禾嘉之議。以三萬兵聚三月之糧守廣寧。賊便不敢西來。則遼九城。兵止五萬六千。而移三萬于廣寧。其二萬六千。何以守九城。且三萬人三月之糧。不能無脛而走。而廣寧東南賊仍可來。其議斷不可從。不得已。必欲復城。其所言之右屯可也。其地近海。而城小。與松錦不遠。尚可聲援。然力復此城。終當有益于東進。中樞念不復城。無以了橫豎之局。遂疏請祖帥大壽出關曰。遼之兵少。以其城多。臣議欲築右屯。蓋以右屯為致師之地也。當從祖大壽議。分防永六千。付吳襄留防東協。而身領四千出關為恢勦大計。有旨修復右

屯亟需大將。依議著祖大壽分防永兵四千出關料理。如關內有警。仍急入應援。其吳襄統兵六千留防。此辛未正月所奉之明旨也。至三月。樞輔陳邊政八款。內復城一款。奉旨。恢遼計先復城。覽奏廣寧義州。不若右屯爲便。部議既同。必有成算。還著詳加參酌。審議行。四月三日。中樞復以詳加參酌疏奏。又題請以秦翼明陞總兵。領川兵一萬出關護修。以班兵一萬四

遼事小紀卷三

三

千出關修築。于是遼撫丘公親至大凌河東相度。復與鎮道協同條九議。以鎮道具揭。丘據以奏聞。仍咨樞輔及兵部。其九議者。議修右屯必先修大凌也。議修築瀕添班兵也。議督工禦寇之將領也。議防禦之兵調車步騎營也。議糧運之宜蚤也。議防禦之法也。議車輛火器也。議調覺華水營以護運巡哨也。議以秦翼明兵分信設防也。議入首揆周公具揭駁之。二十日奉有

再行商酌之旨。樞輔以五月六日得旨。即行之。遼撫時撫適與鎮開。且已轉南。卿遂不服。應舊樞梁公已去。新樞熊公明遇始來。迨七月初。又奉酌議之旨。樞輔仍行之。撫鎮道而撫鎮道回文。耽延不至。且將廿日肇工矣。樞輔以十六日詣大凌河。廿二日得鎮道呈議。鎮謂恢復凌屯。原奉有明旨。敢不盡心矢志。且竝陳固防修防之著。道謂廷議首復右屯。因去錦七

遼事小紀卷三

四

十里而遙。恐兵力不能接濟。撫鎮議先修大凌。當隨撫鎮弁諸將親詣大凌相度形勢。而議始定。豎取廣寧。此其先着。橫取海蓋。此其始基。所患者奴之擾耳。以地利言之。有新建敵臺。使賊不得近。有柵車聯絡。使賊不得闢。以磚石言之。輸助運輓。按日接應。以兵餉言之。僱車于山東。總鎮又助驢爲運。借馬價以充脚費。以鹽利補還。不另請朝廷一錢也。以器具言之。本道修

整廢器發運。不另請。朝廷一砲也。以兵馬言之。工竣則調各堡零兵以爲城兵。以所裁站馬舖馬爲城馬。不另增。朝廷一兵一馬也。衆議僉同。規模粗定。應止與否。幸再裁酌。樞輔隨據以入奏。時已有旨停工。而樞輔尚未聞。至八月初一日。兵部咨奉旨。凌屯工役可緩。卽著速撤。班兵赴薊修築城垣。秦翼明川兵併領入貼防。樞輔卽飛行遼撫及鎮道速撤。時祖帥等

邊事小紀卷三

五

以工不數日可完。乃轉乞公假。班兵二三日及樞輔再行催撤。則賊已闌入。遂圍衆于大凌。時城內戰兵班軍有二萬餘。糧止萬石。賊以重壕深塹。坐困三閱月。糧盡。食馬食人。兼之援兵失利。遂陷焉。按大凌城南去海三十里。而東北三十里爲十三山。哨丁所寄晷也。北五十里爲于子章。東稍北二十五里爲馬家湖。此二堡從來未陷。向所駐哨丁者。而南稍西四十里爲松山。

見駐中東兩前鋒。西稍南三十里爲錦州。見駐兩路前鋒。其東三十里爲右屯。是大凌一城。乃籠箠于我諸城堡之中。如果能復此。可護海艘。可資海運。可棲屯農。可藉進取。正所謂鄭國渠成。萬世之利也。第舉非其時。謀亦否。城區區復一彈丸之城。何用驚天動地。做大題目。且推三揀四。議論紛紜。乃延至八月。而賊得爲計。人耶天耶。

邊事小紀卷三

六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疑為另一段歷史記載或評語。

長凌潰沒紀事

辛未七月修築大凌河城。以祖帥大壽護築。副帥何可綱監築。工將竣而奴圍之。久不解。上趨進兵。九月廿六日。兵營雙堡。其領兵大將為吳襄。宋偉。偉所統多步。而襄多騎。監兩軍者。則永平道張春。賊以馬步環攻。我以矢砲擊退之。次日移營進抵長山。襄欲近水。偉欲遠草叢。方擬議間。賊輒來衝。偉營有柵。有拒馬。一排豎。即

邊事小紀卷三

七

營。賊連攻不能入。遂移闖襄營。襄下廣武車中。二營兵精而營未定。中有黔兵四百。裹紅布為苗卒之銳。總督特遣以出者。然目未見虜。及虜來衝。輒退。廣中二營亦因而稍却。騎兵見廣中却。遂與將搶馬南奔。廣中營將吳漢臣汪子淨死。薊營步將蕭偉湯廷耀亦死。賊全力攻偉營。自己至申。偉營砲出如雨。監軍大呼督厲。眾殊死戰。而參將李光孝以砲自焚死。及砲熱不能

築。虜遂乘之。副將張繼綬一角先潰而死。副將滿庫罵賊死。兵旣潰。張春傷而臥。為賊擄。求死。賊故不予死。前屯協將張弘謨。劉家營遊擊姜新。等同為擄。其襄。偉及騎將皆以次歸。于是賊即以潰降。姜新等赴凌城招降。凌眾且挾降。督師中軍少保何可綱語祖帥曰。我與公皆遼人。公不出無以繫遼人之心。予不死無以明遼人之義。遂以文自祭。又語眾曰。死則死耳。奈何出

邊事小紀卷三

八

凌城受萬世唾。亂卒橫擊而食之。于是祖帥乃紿眾曰。我其為大家脫一死。遂率二十七人詣賊營。四會率眾會迎入。結為兄弟。予以裘馬。祖帥計御之。以酒約祖帥出。下錦州。祖帥故辭不肯出。而四會語愈堅。會降將張弘謨座語曰。縱虎入山。四會然其語。予以卮酒。祖帥心危之。益堅辭不出。會更以其姪姚塔同腹心石三達子。誦而強之。留祖養子澤潤為質。仍令入凌城。至

十月廿九日。祖大弼等劫奴營。祖帥復詣賊所。誑四酋可乘此出。賊信之。攜先二十七人以初一之亥。步入錦。遂發塘報云。乘亂出。以安賊耳。日又二日。以同來者入賊營。賺諸將而賊不肯放。一人祖帥乃具疏以實。陳同撫軍丘公禾嘉。料理錦州。誓爲死守。是日賊發萬騎踞高橋。以斷我東西聲響。候祖帥動靜。而祖帥不應賊。以初七日攻杏山。初八日攻中左所各城。以砲擊之。卽于是日回凌。焚其柵。墮我凌城。驅我兵將萬餘人去。然是役也。當長山潰敗。虜愈猖狂。脫非撫軍駐松山。誰能使其不長驅直下。及祖帥出人多疑揣。非再得撫軍之在錦州。則錦州亦不免因疑而誤。此蓋當事置身於不有。故能圖成於旣敗。功雖不令。事固足多云。

邊事小紀卷三

九

援凌紀事

蓋大凌之役。奴合東西夷空國而來。其用力周而設計狡。我兵原不可以力敵。當其初至時。而凌城兵將空乘勢殺出。不應坐受其困。及奴圍旣就。則在外援師。又當出奇掩擊。以亂賊營。庶凌城得以乘機而突出。至兩月以後。則賊之糧盡氣索。人懷歸志。若舟師直走空虛。擣其心腹。未有不疑畏而反顧者。奈何力言之而不得一請。然必欲從大路而進也。則當乘九月十六日錦州之戰。乘勝擡營而前。猶可速其解圍。乃又延挨旬日。我氣已衰。而賊氣復振矣。旣松山爲正兵。緩賊之前。則錦州于子章當出一奇兵。掣其背腹。更貼一枝勁銳。從大凌海口徑突凌圍。賊之首尾。自然炤顧不及。方爲得策。孰意又不然。二十六日。雙堡之營頗整。但再堅持一二日。以逸待勞。賊計必詘。詎其輕率前驅。使賊得以

邊事小紀卷三

十

乘瑕而擊。致功廢垂成。其病全在將帥原無圖志。而強以不可爲之事。付之不能爲之人。鎮既與鎮不和。鎮又與將不和。將權不一。進止乖方。廣中步營稍却。而馬兵望風先奔。迫大勢一亂。全軍俱潰。均非與賊戰而敗也。至於水營積疲。積玩。從無當實用。余以撫軍丘公題任其事。屢辭不得。方在整頓。忽有奴圍大凌之報。奉旨。集大凌海口。俟合大兵進剿。奈大兵屢易師期。

邊事小紀卷三

十一

不勝忠憤。于是勉鼓將士。舍舟登陸。或明擊。或暗伏。或偶遇。或賊來攻我。大小凡五戰。各上首虜有差。奉旨。水營兵丁。斬獲功級。知道了。著查明獎賞。俟事平彙敘。該營遣發已久。正湏逼凌制賊。還著鼓銳設奇。多方援擊。以爲殲虜解圍之助。兩部速行馳飭。此九月二十二日也。先是本月十二日。有旨。燒荒。陸兵以奴在大凌不能飛越而東。乃令水兵從海過東。自右屯登

岸。因風縱火。數百里一空。而奴馬始窘。至十三山難民。不啻萬餘。俱爲水營接渡。安置各城。及長山之戰。馬兵既潰。步兵皆遵海濱而西。無一不係舟師。渡過松山者。且潰將某某等。皆爲水兵所救渡。故樞輔孫公批余牒曰。水兵在屯凌。蓋擢間。真當一奇。特力未充。器未備耳。凌河之役。張我軍聲。分賊全力。遂能登岸明擊。提礮暗擾。使賊常疑。天兵飛渡者。至先後接渡。兵民將

邊事小紀卷三

十二

士。且燒荒於東面。爲陸營所不及。以窘賊馬。蓋無時不在風波。而皴瘃堪念。寧前道查酌行。巡關御史王公道直批曰。據詳。厥功足錄。寧前道再確查報。速速。寧前陳公新甲回報。略曰。水營原以壯虛聲。而今且爲實着矣。如秋初高坎之役。早偵入犯之情形。則塘報有案。河東堡授凌之舉。屢殲湖南之賊。哨。則斬級有案。馬尾屯合勒之令。直奪逾賊之遊魂。亦塘報有案。至得慶

資其護運。潰兵借爲慈航。屯民賴其接渡。湖草
縱其火風。種種功次。可謂以舟師而兼陸戰者。
復奉御史此曰。已具題矣。不意疏入。而中書司
馬門。

孔李叛登本末耿叛附并毛吳二劄

賊孔有德者。遼東寧衛人。李賊九成。耿賊仲明。
皆遼陽備人。初陷虜。以毛帥鎮皮島。相繼歸時。
孔方弱冠。階兄有性。役事帥府。尋及李耿拜爲
義子。易姓毛。德名永詩。成名有功。明名有傑。有
字乃永。字叔行也。孔李長弓馬。不識字。耿識姓
名。最好猾。毛以孔李典內兵。耿主錢帛。兼繕器
蓄有厚資。已巳毛帥故。三叛及諸狡黠。奉調過

寧遠。甫至。卽有奴入大安之報。督師西援。諸叛
落魄寧城。是年冬。樞輔孫公莅關。諸叛往見焉。
公逾知其爲大猾。密令孫寧前元化防範之。卽
寧前亦自云。此數猾不可復東。無何撫登而皆
攜之去。且令典兵。辛未以奴圍大凌。需援兵于
登。而登撫遣有德及中軍王廷臣等千餘人往。
至吳橋縣。以與地方市食物構。遂劫庫殺官。
適賊九成以買馬至。相與挑激。稱兵而回。凡前

所過地方。稍有睚眦者。悉痛報之。而新城王氏。罹禍尤慘。知縣秦三輔。泣任甫兩月餘。城陷被殺。體無完膚。以其糾率士民力戰也。東撫余公大成告變。旨令同登撫相機招戢。是時登撫若肯輕身西逾諸叛。激切誠諭。一力擔承。則諸叛必不忍負其拔用之德。當束身聽命矣。奈何狃于士紳閉城嚴拒之說。遂不出此。其諸叛妻子皆在城內。爲守爲戰。莫非賊黨。且撫標營中

邊事小紀卷三

十五

軍事者。卽爲耿叛。合登城內外。孰有與于我者。是時賊營于城東南山下。撫軍亟發張燾兵出勦。兵出未交一矢。而輒與賊合。薄暮。復有前勦兵三十四人。謂自叛營脫回者。欲乞入。又不幸啓門納之。次早諸叛攻城。其夜入三十餘人。攘臂大呼。全城應焉。正月三日。登城陷。盡殺登人。及諸有司。總兵張可大。時在水城。度力不能爲。乃于廳事後壁。大書都督張可大盡忠。

從容自縊而死。于是孫撫及本道宋光蘭遊擊張燾同知賈名傑等。從海上歸天津。

札毛承祿係毛總兵文龍繼子

今先大將軍赤手創東島。九年苦心。一朝抹煞。其生平心事。猶在黑白間也。如毛姓也善。則大將軍何有而不善。毛姓也不善。則大將軍又何從而善。今孔有德等。非大將軍之廝養。毛永詩毛有功乎。乘譁兵而作亂。遂成騎

邊事小紀卷三

十六

虎固有德等之不幸。實大將軍之不幸也。在朝廷不難開一面之網。恐有德等終爲兩端之鼠。招之戢之。其惟門下乎。擒之撲之。其惟門下乎。果爾。則於國爲忠。於家爲孝。於功名爲不世之奇。倘必致決裂而不可收拾。則是貽大將軍以不諱。累門下以不忠不孝。其熟思之。

與吳子遠係毛承祿幕客

原書下缺七頁

恢復登城紀事

壬申正月。孔叛詐陷登城。凡水陸兵將俱為所拘奪。其登庫所蓄軍火器械尤富。蓋故巡撫陶公朗先所成造也。于是諸叛西掠黃縣。知縣吳世揚嬰城力戰。殺賊甚多。十三日城陷。負重傷赴井死。賊猶出其屍磔之。余時在。山海得請回籍。已西過永平。復為關撫丘公要于途。以奉有明旨。命余出海安輯各島。毋為賊所招誘也。

遼事小紀卷三

十八

先是遼撫方公亦以賊事相訊。余報之。略曰。登變起于倉卒。人情不無驚駭。但諸叛伎倆。郁所嘗聞。非有過人之智。兼人之勇。不過因我失策。誘陷登城。今之子女玉帛。足以快心滿志。諒無別出之計也。惟是賊多脫自奴中。其性兇悍。恐非內兵能了。若乘其志慮未定。速發邊兵二三千。可一撲而盡。不然曠日持久。賊膽漸大。進而蠶食二東。退而兔脫諸島。皆非兵事所宜。此二

月初四日也。余遂以月之九日出海舟泊覺華島。聞兵部遣天津總兵王洪同署總兵楊御蕃率兵勦賊。二將越萊城東十五里。與賊戰。敗績。潰至萊城下。萊以御蕃為東人。啓納之後。遂因以守萊。而洪逮治。先是東撫余公以登陷。逮新撫徐公從治來蒞任。舊守道宋參議獻以毋喪。回代之者為楊布政。作楫亦至。賊是時薄萊城。十三日攻破平度州。知州陳所聞死之。二十八

遼事小紀卷三

十九

日。余舟抵北汛。再以書上兩撫軍。略曰。此時或勦或撫。不宜濡滯。然非勦難以言撫。非撫不能成勦。如勦以腹地之兵。則與無勦同。適足以損威而長賊志。是勦不成。勦而撫不成。撫也。其能對手者。遼兵乎。恐又情關狐兔。香火念重。今莫若挑選降夷三千。分領十將。如新國臣海參代。楊國柱等。仍統一大將。監一道臣。許以破賊日。賊寨盡行給賞。滅賊既有想頭。趨事自能奮懃。

無論夷丁至彼如疾風之掃秋葉卽此先聲亦足障叛賊之膽或不待戰而先有殺叛以求自全者倘止覆火壅流苟且塞責則無以法九邊攝跋扈爲憂方大耳是時當事撫勦之議不一故余以必勦請之當余未出海時旅順則有陳有時殺將劫兵而叛有時爲毛有侯也廣鹿島則有毛承祿率衆過登東偏諸島正在洶洶及余宣諭至始爾粗定然狼子野心終不可測余

遼事小紀卷三

三

復具報兩撫軍曰聞內部欲調島兵過登勦賊今島鎮黃龍等已至旅順抵登只需一帆若藉以爲聲則少可濟實如卽以爲實則更有可虞蓋此輩與登賊爲黨類其好事喜亂亦頗相似萬一登岸又如張燾兵故事奈何且向處各島其勢散而不聚今集旅順其勢聚而不散順風之呼尤切隱憂總之島兵但欲使之不爲賊不必望其能殺賊目前糧米之接濟時不可緩當

豈移關寧者以應其急如必候天津運發則誤事矣遂撫方公遂據以塘報部疏有云副總兵周文郁所言殊皆詳審明旨亦云周文郁所報事情卽密行傳諭黃龍審機調度及部諭龍而反恨余爲謗島故發叅將龔正祥等三十六船赴廟島未見少作齟齬而遂相率入夥矣時萊園益棘主客官兵屢見挫衄撫軍徐公亦爲賊砲所傷以朱公大典代之復出謝公璉于

遼事小紀卷三

五

獄以登撫赴東料理其督師劉公宇烈以首奉命往東至是以不進兵而逮御史王公道純以與同事議論不合亦削籍去天津巡撫程公鳳冲以部咨發遊擊孫應龍等水師七十餘船投登龍因與耿叛有舊至則通之意欲籍耿圖大而耿隨詭報曰今孔李皆在萊其諸心眷亦隨去若有兵入城吾可反而據之龍遂欣然率所有入登竟隨其狡孔叛等又僞以撫請于萊

登撫謝公信之往覆相訂。約某日出城與賊會。一時同事皆力沮不允。至期同內臣徐得時翟昇等如賊營。賊欲乘以誑城。萊守朱公萬年稔知其狡。力沮撫軍不可出。至撫軍必欲出。則又不得不隨。至是親至城下大呼曰。我輩已爲賊賺。汝等可好守之。賊怒。遂殺朱公于城下。以謝撫與內臣去。萊圍仍舊。五月十一日。賊破招遠縣。是時余海上事竣回遼。謁方公于署。公曰。東

遼事小紀卷三

三

援刻不容緩。予亦不勝頽禿舌敝矣。奈內外意見有同。築舍何。余曰。公如見得真。便當抗章以請。抑何過勞筆舌。公曰。諾。二十三日。兵部尚書熊公明遇具題。二十五日奉旨。該撫鎮勵兵願効。奮愾可嘉。依議卽着詳審調發。一應行糧犒賞。及沿途約束等項。俱着選委得人料理。停當併將統領將官職名。起行日期奏明。仍着監視。差一內中軍及三四把牌同行。該部選悉心

籌畫調度。有應行事。案陸續具奏。速傳諭各撫。按嚴飭經過地方各官。整備資應。曉諭居民。毋致紛擾。又本日本早。輔臣周公延儒等恭發密諭一道。通行遼撫。二十八日。遼撫方公一藻恭報應援兵馬。略曰。臣自客冬聞叛賊孔有德等。殲城肆虐。思欲糾倡全遼忠義將士。介馬而馳。爲陛下誅逆屬久矣。惟是未奉明旨。無敢輕瀆。頃聞我師挫退。萊圍未解。不勝忠憤。隨與

遼事小紀卷三

三

鎮道諸臣。面相酌議。僉謂觸暑遠涉。關外守可無虞。東省肘腋。神京策援。勢無容緩。鎮臣祖大壽慨然請行。臣密諗之。山永撫臣楊嗣昌所見。悉與臣合。臣遂移劄樞臣。亟調關外。夷漢精銳。早平羣賊。以安內地。用釋聖明東顧。俾得一意禦奴。此全遼將士。翁有同心。靡不人人思得一當者。部咨適至。大愜羣情。臣謹遵詳審調發之明旨。敢以應調兵馬。據實開列。六月六

日奉旨。這所調兵丁及統領將官。還着會同
監視詳審酌行。于是會同監視馬公雲程。發關
外夷漢官丁四千。關內騎兵一千。統以鎮臣金
國奇護。以監臣高公起。潛其分領副叅遊都則
勒國臣祖大弼張翰。卽海參代也。楊國柱陳可
立金良棟董克勤王憲祖寬及立功總兵吳襄
督糧通判李茂根等。陳副使新甲倡義捐助。多
方借給。以襄其行。八月十一日。兵至昌邑縣。遂

遼事小紀卷三

五

會同山東巡撫朱公大典。監紀御史謝公三賓
監視呂公直萊州道楊布政作楫督糧道楊僉
事進登州道宋叅議之儒。于十八日發兵新河
十九日黎明渡河。賊來迎敵。我兵奮勇直前。鏖
戰數陣。賊勢敗走。我遂乘勝直抵萊之西南門。
賊急撤營。燒輜重。棄紅夷等砲。奔至城東山頭
扎營。而萊圍解。本月二十八日自萊城發兵東
進。三十日與賊戰于白馬集。自午至未。連砍六

陣。賊披靡棄黃縣走。而黃縣復。孔李二叛。僅以
殘騎入登。死守。時當事慮其逸出。合昌鎮陳洪
範東援鎮鄧玘劉澤清及副總兵丘磊等。約步
騎可六七萬。作長圍困之。賊窮迫奮鬪。屢出屢
挫。仍殲其賊首李九成等。自壬申九月。至癸酉
二月。海開賊遁。而登城復。

遼事小紀卷三

五

協勤紀事 鮮國谷文附

癸酉二月孔賊自登遁海尚擁船一百八十餘號衆數萬直薄旅順東西結營志在圖旅先是正月間關寧撫軍楊公嗣昌方公一藻請令余出海協勤奉旨周文郁准署鎮銜天津陶曾齡水兵俱聽調度俟有功陞敘犒餉及布帛等項即着關寧該撫先行如數措給該部作速解補至黃龍屢奉扼勦之旨今又令分兵併付文

邊事小紀卷三 三六

郁是否妥便還着再行確議速奏然天津水兵雖奉旨調度但各一方急未得用初議赴登夾勦猶易為力及賊遁海則孤掌何以自鳴二月十七日自覺島開洋東西飄泊至廿九日方抵北汛口隨獲賊哨二船賊首黃中甫等三十人供賊孔有德等東結老營于龍王堂自率精銳于雙島以西備我師而旅順被困于中有黃鎮旗鼓李見原名毛有見者欲為內應既慮

旅順一失則我無進路然賊衆我寡又未可輕敵顧于無可奈何之中思所以破之之法念關寧所隨僅龍武左右遊擊蕭九韶龔有光兩營不足恫賊于是假立內丁二營都司吳良弼董應龍火器一營都司許一儒招練一營都司劉宗文又以夷丁百人輪流出哨晝則往復廳事夜則分布各船令唱夷歌有遼人能為夷歌者亦令和之若滿營皆夷丁者并我同行之人亦

邊事小紀卷三 三七

不知其為聲為實三月五日抵南汛口與賊前鋒偽將曾祿戰于宗島碎賊三船生擒方勝等十七人當于陣前斬其死鬪者五人其餘皆釋放仍夜縱一人去連日阻風不能前十六日得風乃令都守許一儒李守定等率二十船潛往龍王堂搗賊老營諭令多攜火棗至彼不須別用器械惟自占上風亂擲火棗蓋賊之船大橐重人衆一着火物則燃人則亂兼以舟次鱗比

措手不及。破之必矣。是日夜分。余率眾東向。十八日平明。至雙島。孔賊迎敵。方在鏖戰。則舟屍盈海而下。余時揣知我兵必破。龍王堂賊矣。而孔叛亦覺。無心戀戰。且戰且走。我兵乘勢追擊。以賊舟蓬大。得風。追趕不及。止擊沉毛承祿等八船。溺水死者無數。承祿浮水抵岸。窮迫投旅乞降。截獲承祿親口毛仁。并栢有功等男婦五百五十八名。而旅順之圍解。蓋已被圍二十

遼事小紀卷三

天

四日矣。次日許一儒等回營。報稱十七夜破賊二十一船。塘報入京。奉旨。據奏周文郁奮擊賊舟。勢已窮蹙。即着會同黃龍聯集各師。協力銳勦。立殲渠兇。以膺懋賞。母得狃勝弛懈。致有他虞。二十日泊旅順。會黃鎮初謂黃鎮必以解圍見德。孰意反陰忌之。至談及承祿奔旅情跡。則益忌。蓋彼已塘報計擒渠魁毛承祿矣。後以奇功論敘。余雖有報在先。而恥與之執也。及與

熟計賊事。又不肯挺身出圖。止撥都司尚可喜。金聲垣等千人隨行。可喜原名毛永喜。聲垣原名毛士垣。永喜與孔叛為兄弟。士垣與孔叛為叔侄也。余于是時內顧島外。虞叛憂心扼腕。熱血幾枯。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獲賊一船。偽參將高成功等二十人。二十四日追賊至廣鹿島。賊全夥俱集島內。私計以為必擒渠兇。乃亟傳關寧將領及尚可喜等。諭令進兵擒賊。激切

遼事小紀卷三

天

鼓舞。犒以酒食而去。至巳時分。發鼓進兵。余躬冒矢石。率先力戰。而關寧兵將亦奮不顧身。賊眾大亂。始則可喜等袖手旁觀。及見賊亂。則盡率兵船向北去矣。賊復整兵力戰而罷。次日可喜等遠泊北岸。不與合營。我兵與賊相持一日。及晚。余密令擊賊營。而我船方至。賊船遂走。勇往直前。又大勝之。兩戰獲賊三船。擊毀十船。生擒孔賊偽旗鼓劉仲芳。徐登科。偽都司李錫胤。

偽守備李受培偽參謀生員王世聰王廷璧併指揮佟明忠周應龍等男婦五百七十名口。此時若非兵力寡弱。則已手縛渠兇。余隨塘報請益戰兵五百。情願以賊事自任。以島事付黃龍。蓋深知同行無益。而反令人內外兼苦也。有旨着關津淮島各兵嚴催速發。聯踪夾勦。盡殲渠孽。如有逗玩悞事的。查究重治。二十九日追賊至黃骨島。衝截賊舟爲兩股。其在後一股。則

邊事小紀卷三

三

有首惡偽副將蘇有功張登高就擒。并獲偽官郭天福郭天祿尹天民孫有時連汝美等十一人。及奪回男婦一千三百三十六名口。船十六隻。焚毀擊沉無算。先是孔叛被圍在登。有參將馬聰及道旗鼓陳朝柱指揮岳益等十四人謀以元旦就賊行香時縛獻。不意岳益語洩。爲蘇有功告變。而各官被殺。并屠其家。其岳益妻妾及朝柱家貲盡給有功。卽令兼統十四人之衆。

而張登高者爲薊鎮標營頭目。聞孔坂陷。登乃鼓衆往投。今則竝獲之。報入。隨奉旨着該部飛檄周文郁益勵將士奮力殲勦。務奏奇功。以膺懋賞。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中國之地。至此已稱水窮山盡。本島東則爲皮島。西北則爲鴨綠江。西南則鹿島。石城島。長山島。廣鹿島。及旅順之地。賊初意欲據獐島。處四道八達。結奴挾鮮。鼓煽島衆出沒海上。兼之各島叛將尚可

邊事小紀卷三

三

進等。亦欲據島。自王得以爲所欲爲。及至勢窮事迫。方思投奴。故尚可喜至奴中。則首請奴據島用水。余是時一面設策擒渠。一面各會朝鮮國王。令其出兵夾勦。嚴禁邊臣糶賣。四月初一日賊見關寧兵船。近迫獐島。時值潮退。舟膠合兵圍攻。自午至酉。燒賊三船。陣死青紅蟒甲二賊首。生執馮安等十九人。其旅順兵船仍袖手坐視如故也。是夜一鼓尚可喜遣船至賊營。